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八十一

詳校官內閣學士臣尹壯圖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章

謄錄監生臣史堂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八十七

人部三十九 節操 高潔 修整

節操三

增 張古人 薛夫子 金史張潜傳潜幼有志節慕荊軻聶政為人年三十始折節讀書時人高其行誼目曰張古人○一稱史明薛瑄人稱薛夫子會誅東閣公卿見王振皆拜一人獨直立振知其為瑄也銜之都御史王文承振風旨劾瑄故庇死獄詔榜西市殺之門人皆奔送瑄神色自若會振有老僕是日泣於廚下振問何為泣因聞今日薛夫子將刑故泣振意解傳詔赦之繫錦衣衛終不屈

原 通介

有常　去就知分　魏志徐邈傳或問盧欽徐公當武帝之時人以為通自在涼州及還京師人以為介何也欽答曰往昔毛孝先崔季珪等用事貴清素之士於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高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為通比來天下奢靡轉相倣效而徐公雅尚自若不與俗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是世人之無常而徐公之有常也　漢書楊惲報孫會宗書曰西河魏地文公所興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遺風凜然皆有節槩知去就之分

餉船還絹　增設食留錢　晉書始安太守干寶與翟湯通家遣船餉之敕吏曰翟公廉讓致書訖便委船還湯無人反致乃貨易絹物寄還寶寶本以為惠而更煩之益歎愧焉　袁山松後漢書范丹嘗看妙病設食丹出留錢而去

原動不累高　增老而彌篤　白帖晉謝鯤通簡有恒有識者服其遠暢而恬於榮辱自處若纖而動不累高　北史敬肅少

以貞介知名煬帝嗣位遷潁川郡贊務帝令司隷大夫薛道衡為天下郡官之狀稱肅曰心如鐵石老而彌篤

升階長揖　原步擔告歸 通鑑魏宗愛用事威振四海嘗倨見百官於都坐王公已上皆趨庭望拜高允獨升階長揖　漢書趙孝字長平父普王莽時為田禾將軍任孝為郎每告歸常白衣步擔嘗從長安歸欲止郵亭亭長先時聞孝當過以有長者客埽灑待之孝既至不自名長不肯內因問曰聞田禾將軍子當從長安來何時至乎孝曰尋到矣於是遂去

增含菽飲水　食麥衣皮 後漢書閔仲叔世稱節士周黨見其含菽飲水遺以生蒜受而不食　北史劉璠傳璠善於撫御莅職未期生羌降附者五百餘家前後郡守多經營以致貲產唯璠秋毫無所取妻子並隨羌俗食麥衣皮始終不改

在約無改　含味獨游 南史謝方明傳方明於上虞載母妹奔東陽由黃蘗

嶠出鄱陽附載還都寄居國子學流離險戹屯苦備經而貞履之操在約無改　晉書戴逵傳太子太傅會稽王道子少傅王雅詹事王珣上疏曰逵執操貞厲含味獨游年在耆老清風彌劭

不屈王命

揚子法言張騫蘇武之奉使也執節沒身不屈王命雖古之膚使其猶劣諸注膚美也

當興吾宗

唐書蕭復傳復生戚里嫺從豪侈以服從與馬相夸復常衣垢弊居一室學自力非名士夙儒不與游以清操顯華每歎曰此子當興吾宗華復叔也

佯為病狂

絕類篤行

前漢書韋元成事詳讓二　元史許謙傳謙弟子朱震亨清修苦節絕類古篤行之士所至人多化之

性命有在

中外所宗

南史孔奐傳侯景陷建業時侯子鑒景之腹心朝士莫不卑屈奐獨無所下或諫奐曰不宜高亢奐曰吾性命有在豈取媚凶醜以求全乎　晉書東海王越少有令名謙虛持布衣之

操爲中外所宗

駒犢付官　珠璣委地

晋書王遜傳遜累遷上洛太守私牛馬在郡生駒犢者秩滿悉以付官云是郡中所産也　後漢書鍾離意傳時交阯太守張恢坐贜千金徵還伏法以資物簿入大司農詔頒賜羣臣意得珠璣悉以委地而不拜賜帝怪而問其故對曰臣聞孔子忍渴於盜泉之水曾參廻車於勝母之閭惡其名也此贜穢之寶誠不敢拜帝嗟歎曰清乎尚書之言

君真高士　時稱古人

晋書辛勉傳勉有貞固之操懷帝世累遷爲侍中及洛陽陷隨帝至平陽劉聰將署爲光祿大夫勉固辭不受聰遣其黄門侍郎喬度齎藥酒逼之勉曰大丈夫豈以數年之命而虧高節事二姓下見武皇帝哉引藥將飲度遽止之曰主上相試耳君真高士也歎息而去聰嘉其貞節深敬異之　唐書潘孟陽傳孟陽父名炎方劉晏任權炎乃其壻雖書疏報答未甞輒開時稱有古人節

居則固

窮　身不可辱　元史虞集傳范梈雖癯然清寒若不勝衣於流俗中充自樹立無苟賤意居則固窮守節竭力以養親出則假陰陽之技以給旅食

晉常璩梓潼士女志李業字巨遊少執志清白太守劉咸慕其名召為功曹不詣咸怒欲殺之業徑入獄尋得釋公孫述累聘不應述遣鴻臚尹融持毒酒逼之業笑曰名不可毀身可殺不可辱也遂飲藥死

解裳自隔　挂檄而逃　南史劉璡傳璡與友人會稽孔逷同舟入東於塘上過一女子逷目送曰美而豔璡曰是豈君子所宜言乎於是解裳自隔或曰與友孔徹同舟入東徹留目觀岸上女子璡舉席自隔不復同坐其立操如此　明黃姬水貧士傳劉訏幼質性不欲仕有辟之者訏即挂檄於樹而逃

不交一談　豈事二姓　宋史顔師魯傳師魯為監察御史遇事盡言有自外府得內殿宣引且將以御史用師魯亟奏曰宗璟名自廣州道中不

與楊思勗交一談李鄘恥為吐突承璀所薦堅辭相位不拜士大夫立身之節當以璟鄘為法令其人朋邪為迹縱朝廷乏才寧少此輩乎　前漢書兩龔傳王莽傳使者以印綬就加勝身勝推不受曰吾受漢家厚恩豈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　明哉語畢遂不復開口飲食

老萊稱僕　**田横笑人**　黄姬水賀士傳劉疑之字隱安臨川王義慶衡陽王義季遣使存問疑之荅書稱僕人或譏焉疑之曰昔老萊向楚王稱僕嚴陵亦抗禮光武未聞巢許稱臣堯舜也　南史齊晉安王傳陸超之吳人以清静雅為子懋所知子懋既敗于琳之勸其逃亡荅曰人皆有死此不足懼吾若逃亡非惟孤晉安之眷亦恐田横笑人

稱聾不出　**屈跪何為**　晉常璩梓潼士女傳杜微字國輔先主定蜀常稱聾闔門不出建興二年丞相亮領州牧選為主簿輿而致之亮引見與書誘勸欲使以德輔時微固辭篤疾　稗史明何編修瑭

當劉瑾用事諸司有事必往見相約長揖不得與諸司同其僚以事謁瑾畏其勢不覺屈跪何公疾聲曰禮惟長揖何以為此

得金還庫　受絲懸梁 南史甄法崇傳法崇之孫彬有行業鄉黨稱善嘗以一束苧就庫質錢後贖苧還於苧束中得金五兩還以歸庫司庫者以其半為壽往復十餘卒不受因謂曰五月披羊裘而負薪豈拾遺金者耶　稗史禹令袁穀在政貪濁饋遺朝士以營虛譽嘗饋山巨源絲百斤巨源不欲為異受之命懸之梁後穀事露案驗衆官吏於巨源梁上得絲已數年塵埃封印如故

有聲鄉閭　不染流俗 後漢書劉望傳望節操清白有聲鄉閭　晉書任旭傳旭立操清修不染流俗鄉曲推而愛之

却綿死寒　積薪赴火 宋史陳師道傳師道與趙挺之友壻素惡其人適豫郊祀行禮寒甚無綿妻就假於挺之家問所從得却去不肯服遂以寒疾死　唐書

顔真卿傳李希烈拘真卿蔡州賊慮變遣將辛景臻安華至其所積薪於庭曰不能屈節當焚死真卿起赴火景臻等遽止之

舉笏却揖　踰垣而逃

唐書宋璟傳璟會有喪告滿入朝公卿以次謁通禮意張易之等後至促步前璟舉笏却揖唯唯

宋史陳亮傳亮書奏孝宗赫然震動欲牓朝堂以勵羣臣用种放故事召令上殿將擢用之左右大臣莫知所為惟曾覿知之將見亮亮恥之踰垣而逃

東土宗敬　南州冠冕

晉書韓績傳績以潜退為操布衣蔬食不交當世由是東土並宗敬馬司徒王導聞其名辟為掾不就　宋史羅從彥傳沙縣陳淵甞詣從彥必竟日乃返謂人曰自吾交仲素日聞所不聞與學清節真南州之冠冕也從彥字仲素

齧雪咽旃　鍊金鍛鐵

前漢書單于幽蘇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卧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乃徙武北海上

無人處使牧羝羝乳乃得歸別其官屬常惠等各置他所武既至海上廪食不至掘野鼠去草實而食之杖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積五六年　宋史石介傳介作慶歷聖德詩曰沙磧萬里死生一節視弼之膚霜剥風裂觀弼之心鍊金鍛鐵指富弼也

遂拜侍中　晉書陸曄傳帝以侍中皆北士宜兼用南人曄以清真著稱遂拜侍中

不應進士　宋史尹焞傳焞少師事程頤常應舉發策有誅元祐諸臣議焞曰噫尚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告頤曰焞不復應進士舉矣

勵志守節　北史骨儀天竺胡人性剛鯁有不可奪之志煬帝嗣位時賄貨公行凡當樞要之職無問貴賤並家累金寶天下士大夫莫不變節而儀勵志守常介然獨立

讀書砥行　元史韓性傳憲府常舉性為教官謝曰幸有先人之敝廬可庇風雨薄田可具饘粥讀書砥行無愧古人足矣祿仕非所願也受而不赴

門署

忠臣　號稱祭酒新唐書馮元常傳元常閨門雍穆有禮法雖小功喪不御私室神龍中旌其家大署曰忠臣之門天下高其節　前漢書宣帝以蘓武著節老臣令朝朔望號稱祭酒　無愧

先烈　寧為旅人新唐書袁朗傳朗從父弟承序亦有名為齊王元吉府學士太宗問梁陳名臣子弟誰可者岑文本曰王世充篡隋羣臣表勸進而憲子給事中承家稱疾不肯署今其少子承序風操清亮無愧先烈　宋史穆修傳張知白守亳亳有豪士作佛廟成知白使人名修作記記成不書士名士以白金五百遺修為壽且求載名於記修投金庭下趣裝去郡士謝之終不受且曰吾寧餬口為旅人終不以匪人污吾文也

度身量腹　味道守真孔叢子衛公子交饋馬四乘於子思曰交不敢以此求先生之歡而辱先生之潔也先生久降於鄙土蓋為賓主之饋焉子思曰伋寄命以來度身以服衛之

衣量腹以食衛之粟矣又且朝夕受酒脯及祭燔之賜衣食已優意氣已定以無行志未敢當車馬之貺後漢申屠蟠傳蔡邕深重蟠及被州辟乃辭讓之曰申屠蟠至行美義人所鮮能安貧樂潛味道守真不為燥溼輕重不為窮達易節

請還二帝歷事三朝

宋史崔縱傳二帝北行高宗遣縱通問比至首以大義責金人請還二帝又三遣之書金人怒徙之窮荒縱不少屈　魏志徐宣文帝時為御史中丞桓範薦宣體忠厚之行秉直亮之性清雅特立不拘世俗確然難動有社稷之節歷位州郡所在稱職以為左僕射詔曰宣歷仕三朝公亮正色有托孤寄命之節可謂柱臣也

巨公名顯三輔

鉉翁義不二君

後漢書宣秉傳秉字巨公少修高節顯名三輔　宋史家鉉翁傳鉉翁聞宋亡旦夕哭泣不食飲者數月大元以其節高欲尊官之以示南服鉉翁義不二君辭無詭對

若令進

兒與身何異 豈以一子所守皆亡北史崔劼傳劼二子拱㧑並為外任弟廓之從容謂劼曰拱幸得不凡何不在省府清華之所而並出外藩劼曰立身來恥以言自達今若進兒與身何異卒無所求聞者莫不歎服 金史宋可傳北軍駐山陽軍中有聞可名者訪知所在質其子使人招之曰從我者禍福共之不然汝子死矣親舊競勸其往可皆謝不從曰吾有子無子與吾兒死生皆有命焉豈以一子故併生平所守者亡之

節操四

原近文章 砥㢝隅禮記近文章砥礪㢝隅雖分國如錙銖不臣不仕其規為有如此者

增楚兩龔前漢書兩龔傳兩龔皆楚人也勝字君賓舍字君倩二人相友並著名節故世謂之

楚兩龔

張有道　冊府元龜張芝少持高節以名臣子勤學文為儒宗武為將表太尉辟公車有道徵皆不至號張有道

原匪石不轉　詩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不累主人　晉書劉寔少貧窶杖策徒行每所憩止不累主人薪水之事皆自營給

色不可屈　晉書庾袞傳潁川太守名為功曹袞服造役之衣扶鍤荷斧不俟駕而行曰請受下士之役太守飾車而迎袞逡巡辭退請徒行入郡將命者遂逼扶升車納於功曹舍既而袞自取己車而寢處馬形雖恭而神有不可屈之色太守知其不屈乃歎曰非常士也吾何以降之

豈累安邑　後漢書閔仲叔客居安邑老病家貧不能得肉日買猪肝一片屠或不肯與安邑令聞敕吏常給仲叔知乃歎曰閔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耶遂去客沛

不過兄飯　後漢書帝問第五倫曰聞卿為吏不過從兄飯寧有之耶倫曰

臣少遺饑亂賓不敢妄過人食

設食不留 典略沐並常過姊姊為設食而不留吳攻樊兵人作食有先熟者呼使食不答呼者曰汝欲作沐德信耶其名流播如此

變姓省謁 漢書袁閎傳閎少勵操行苦身修節父賀為彭城相閎往省謁變名姓徒行無旅既至府門連日吏不為通會阿母出見閎驚入白夫人乃密呼見既而辭去賀遣車送之閎稱眩疾不肯秉返郡界無知者

說反屠羊 莊子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何賞之有

取直如常 白帖任蝦家貧賣魚會官禁魚價貴數倍蝦取直如常

分錢不取 晉書郗文字文舉有猛獸殺大鹿於庵側文以語人人取賣之分錢與文文曰我若須錢當自賣之所以相語正以不須故也聞者皆嗟歎

增投金承塵 後漢書雷義字仲公濟人死罪以金二斤

謝之義不受金主伺義不在默投承塵上義葺屋得之其人已死無所還乃以付縣曹

與殷風馬　南史王鎮之傳鎮之弟弘之桓謙以為衛軍參軍時殷仲文還姑孰祖送傾朝桓謙要弘之同行荅曰凡祖離送別必在有情下官與殷風馬不接無緣扈從謙貴其言

一餐不受　後漢書桓曄傳賓客從者皆祇其志行一餐不受於人

張姓複名　新唐書張嘉貞傳宋璟等罷帝欲果用嘉貞而忘其名夜詔中書侍郎韋抗曰朕嘗記其風操而今為北方大將張姓而複名卿為我思之

豈賣盧龍　三國志田疇傳太祖軍還入塞封疇亭侯邑五百戶疇固讓太祖語夏侯惇以情喻之疇曰疇負義逃竄之人耳蒙恩全活為幸多矣豈可賣盧龍之塞以易賞祿哉若必不得已請願効死刎首於前言未卒涕泣橫流惇具告太祖太祖喟然知其不可屈

知倍古人　鴻書闕賈郁為仙遊令客有遺果者

辭之客曰某家新果衆人未知郁曰君有弟子否曰昆弟三人豚犬數輩郁曰古人畏四知君今凡知弟知子知携來者知是倍於古人也客慙而退

呼裏頭冰 稗史宋城主簿祝天貺勵已如冰玉百姓呼為裏頭冰

不在越裝 南史王僧孺傳僧孺為南海太守常歎曰昔人為蜀郡長史終身無蜀物吾欲遺子孫者不在越裝

潔身北面 晉書郄鑒傳鑒字道徽王敦專制拜安西將軍領合肥敦忌之表徵還與敦相見鑒曰丈夫既潔身北面豈可偷生屈節靦顏天壤耶

里號一龍 唐書賈循傳循父會有高節嘗稱疾不荅辟署里中號一龍

松柏獨秀 宋史胡安國傳謝良佐嘗語人曰胡康侯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柏挺然獨秀者也

確如金石 宋史顏師魯傳師魯嘗曰窮達自有定分枉道希世徒喪所守故其大節確如金石雖動與俗情不合而終翕然信服

清白宰相 錦繡萬花谷慶歷中杜衍為相苞苴貨殖不敢到其門時號清白宰相

比之欒布 漢書云敞師事吳章王莽斬章禁錮弟子不得仕宦門人盡更名他師敞時為大司徒掾自劾吳章弟子收章葬之京師稱馬將軍王舜高其志節比之欒布

膝不可屈 宋史劉子薦傳經略使馬暨遣子薦提兵禦弩手守城東門勢不支時瀛國公已入燕子薦取芻書其上云我頭可斷膝不可屈

不賀生辰 稗史正統間李時勉為國子祭酒中官王振生辰朝臣皆往賀先生獨不往振銜之

終始完潔 唐書衛次公傳次公本善琴方未顯時京兆尹李齊運使子與遊請授之法次公拒絕因終身不復鼓其節尚終始完潔

門庭閑寂 南史梁宗室藻傳藻性恬靜獨處一室牀有膝痕宗室衣冠莫不楷則常以爵祿太過每思屏退門庭閑寂賓客罕通簡文尤敬愛之

非倭人枕

魏志蘇文師拜侍中與董昭同官董嘗枕文師膝卧文師推置之曰蘇則之膝非佞人之枕

舉觴立進 稗史元迎帝師至京有旨令朝臣一品以下乘白馬郊迎大臣俯伏進觴帝師不為動富珠哩翀時為國子祭酒舉觴立進曰帝師釋迦之徒天下僧人師也余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師也請各不為禮帝師笑而起舉觴卒飲衆為之悚然

原非耕漁不食 後漢書周燮有先人草廬結於岡畔下有陂田常肆勤以自給非身所耕漁則不食也

增不執琉璃鍾 晉書崔洪口不言貨財手不執珠玉汝南王以琉璃鍾行酒酒及洪洪不執

誰為薛御史 稗史明薛瑄為御史每至三揚閣下門首止投刺三揚慕薛之為人不得一見後於朝班中尋訪誰為薛御史始識其面

迎送不越閫 南史沈覬幼清淨有至行慕黄叔度徐孺子之為人嘗獨處一室人罕見其面從叔勃貴顯還吳賓

李下無蹊徑

客填咽顛不至其門勃就之顛迎送不越閫勃歎曰吾今乃知貴不如賤也

唐李乂傳乂進吏部侍郎請謁不行時人語曰李下無蹊徑

節操五

增詩晉吳隱之為廣州刺史地有水曰貪泉隱之酌而飲之因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歃重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　又左思詠史詩曰吾希段干木偃息藩魏君吾慕魯仲連談笑却秦軍當世貴不羈遭難能解紛功成恥受賞髙節卓不羣臨組不肯緤對珪寧肯分

連璽矅前庭比之猶浮雲

增啓宋蘇轍賀歐陽致仕啓曰薦歴三鎮始終一心知無不言曽中外而易意老而彌壯信賢達之過人衆皆以力事君公獨以道自任

增書漢鄒陽書曰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利汙義砥厲名號者不以欲傷行故縣名勝母而曽子不入邑號朝歌而墨子廻車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懾於威重之權主於勢位之貴回面汙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

左右則士伏死崛穴巖藪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

增序宋蘇軾撰樂全先生序曰士不以天下之重自任久矣言語非不工也政事文學非不敏且博也然至於臨大事鮮不忘其故失其守者其罷小也公爲布衣則頎然已有公輔之望自少出仕至老而歸未甞以言狥物以色假人雖對人主必審而後言毀譽不動得喪若一真孔子所謂大臣以道事君者世遠道喪雖志士仁

人或少貶以求用公獨以邁往之氣行正大之言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上不求合於人主故雖貴而不用用而不盡下不求合於士大夫故悅公者有不悅者衆然至言天下偉人則必以公為首

增賛明宋濂撰滕奉使賛曰漢有蘇武奉使不屈滕公配之有聲烈烈黄旛裹屍以全臣節如璧之白勿緇勿缺其人雖亡而神不滅上游帝所凌厲日月

增記宋曾鞏徐孺子記曰漢失其柄紀綱大壞然在位

公卿大夫多豪傑特起之士相與發憤同心直道正言分别是非黑白不少屈其意至於不容而織羅鉤黨之獄起其執彌堅而其行彌厲志雖不就而忠有餘當是之時天下聞其風慕其義者人人感慨奮激至於解印綬棄家族骨肉相勉赴死而不避百餘年間擅強大覬非望者相屬皆逡巡而不敢發漢能以亡為存蓋其力也　明方孝孺懃窩記曰漢汲長孺吳張子布輩皆負氣自高昌言倨色不少屈抑以取合當時視人君之尊

不為之動遇事輒面爭其短無所忌此皆流俗所謂戇人也而朝廷恒倚之以為重狐鼠之盜瞯其進退以為忝肆彼豈用區區之才智以服人哉人望而憚之以其節之足尚也

增碑宋歐陽脩撰范文正碑曰公少有大節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為趨舍其所有為必盡其力

曰為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

高潔一

增釋名曰潔確也確然不羣貌也　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史記屈原傳曰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踈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北史曰自叔世澆浮淳風殆

畫錐刀之末競入成羣而能冥心物表介然離俗望古獨適求友千齡亦異人矣何必御霞乗雲而追日月窮極天地始爲超遠哉　宋玉對楚王曰鳳凰上擊九千里絶雲霓負蒼天翺翔乎杳冥之上夫藩籬之鷃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鯤魚朝發崑崙之墟暴鬐於碣石暮宿於孟諸夫尺澤之鯢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鯤也士亦有之夫聖人瑰意琦行超然獨處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爲哉　抱朴子曰

若夫偉人巨踶量逸韻遠高蹈獨往蕭然自得身寄波流之間神躋九元之表道足於内物遺於外冠摧履決藍縷帶索何肯與俗人競榦佐之便僻修佞幸之媚容效上林喋喋之嗇夫為春蜩夏蠅之聒耳

高潔二

增王充論衡曰延陵季子出遊見路有遺金當夏五月有披裘而薪者季子呼薪者曰取彼地金來薪者投鎌於地瞋目拂手而言曰何子居之高視之下儀貌之壯

語言之野也吾當夏五月披裘而薪豈取金者哉季子謝之請問姓字薪者曰子皮相之士也何足語姓名遂去不顧　東坡志林曰顔蠋與齊王遊食必太牢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蠋辭去曰玉生於山制則破焉非不寶貴也然而大璞不完士生於鄙野推選則禄焉非不尊遂也然而形神不全蠋願得歸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淨貞正以自娯　史記曰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者

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為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毋汙我我寧游戲汙瀆之中自快無為有國者所羈　魏公子列傳曰魏有隠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監者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修身潔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　漢書歐陽生傳曰歐陽地餘貴幸至少府戒其子曰我死官屬即送汝財物慎毋受汝九卿儒者子

孫以廉潔著可以自成及地餘死少府官屬共送數百萬其子不受　後漢書楊震傳曰震遷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荆州茂才王密為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後轉涿郡太守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長者或欲令為開産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　晋書王述傳

曰述屢居州郡清潔絶倫禄賜皆散之親故宅宇舊物不革於昔　王徽之傳曰吳中一士大夫家有好竹欲觀之便出坐輿造竹下諷嘯良久主人洒掃請坐徽之不顧將出主人乃閉門徽之便以此賞之盡懽而去嘗寄居空宅中便令種竹或問其故徽之但嘯詠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耶嘗居山陰夜雪初霽月色清朗四望皓然獨酌酒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逵逵時在剡便夜乘小船詣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返人問其故徽

之曰本乗興而來興盡而返何必見安道耶　吳隱之傳曰隱之以儒雅標名弱冠而介立有清操雖日晏歠菽不饗非其粟擔石無儲不取非其道　孟陋傳曰簡文帝輔政命為參軍稱疾不起桓温躬往造焉或謂温曰孟陋髙行學為儒宗宜引在府以和鼎味温歎曰會稽王尚不能屈非敢擬議也陋聞之曰桓公正當以我不往故耳億兆之人無官者十居其九豈皆髙士哉我疾病不堪相王之命非敢為髙也由是名稱益重　南

史張壞傳曰壞為吳興太守以既有國秩不取郡奉高帝敕上庫別藏其奉以表其清　宗慤傳曰慤尅林邑收其珍異皆是未名之寶其餘雜物不可勝計慤一毫無犯惟有被梳枕刷此外蕭然　栁世隆傳曰世隆性清廉惟盛事墳典張緒問曰觀君舉措當以清名遺子孫耶答曰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不才將為爭府如其才也不如一經　吳慶之傳曰王琨為吳興太守欲名慶之為功曹答曰走素無人世情直以明府見接有

禮所以奔走歲時若欲見吏則是蓄魚於樹栖鳥於泉耳不辭而退琨追謝之望塵不及矣　唐書陸龜蒙傳曰陸氏在姑孰其門有巨石遠祖績者事吳爲欝林太守罷歸無裝舟輕不可越海取石爲重人稱其廉號欝林石世保其居云　宋史司馬康傳曰康爲人廉潔口不言財初光立神道碑帝遣使賜白金二千兩康以費皆官給辭不受不聽遣家吏如京師納之乃止康光之子也

李浩傳曰浩爲郡尤潔已自海右歸不載南海一物

平生奉養如布衣時風裁素高人不敢干以私云　文同傳曰文彦博致同書曰與可襟韻洒落如晴雲秋天塵埃不到　李瀆傳曰瀆杜門不復仕進往來中條山中不事産業所居木石幽勝王旦李宗諤與之世舊每勸其仕瀆皆不答所乗馬嘗為宗人借憩於廛閭人有見者以語瀆瀆即鬻之其惡囂如此　宇文之邵傳曰之邵致仕時年未四十自强於學不易其志司馬光曰吾聞志不行顧禄位如錙銖道不同視富貴如土芥今

於之郘見之矣范鎮亦曰之郘位下而言高學富而行篤少我二十一歲而先我挂冠使吾憮然其爲兩賢所推如此　金史元德明傳曰德明自幼嗜讀書不言世俗鄙事樂易無畦畛布衣蔬食處之自若家人不敢以生理累之　元史鄭鼎傳曰鼎子制宜遷湖廣行省參知政事陛辭帝曰汝父死王事賞未汝及近者約蘇穆爾伏誅已籍沒其財産人畜汝可擇其佳者取之制宜對曰彼以贓敗臣復取之寧無汙乎帝賢其所守　姚樞

傳曰樞為燕京行臺郎中時伊喇沃濟行臺惟事貨賂以樞幕長分及之樞一切拒絶因棄官去　汪澤民傳曰澤民以嘉議大夫禮部尚書致仕既歸田里與門生故人相往返嬉遊超然若忘世者　同恕傳曰恕家無儋石之儲而聚書數萬卷扁所居曰榘庵時蕭𣂏居南山下亦以道高當世入城府必主恕家士論稱之曰蕭同　倪瓚小傳曰瓚字元鎮不事生産強學好修所居有閣名清閟藏書數千卷手自勘定㽔彛名琴陳列左

右松篁蘭菊數紆繚繞性好潔盥頮易水冠服振拂日以數十計齋居前後樹石頻洗拭見俗士避去如恐浼

楊維楨小傳曰洪武二年召諸儒纂修禮樂書上以前朝老文學思一見之遣翰林詹同文奉幣詣門謝使者曰豈有八十歲老婦就木不遠而再理嫁者耶明年又遣松江别駕追趣賦老客婦詞一首進御曰皇帝竭吾之能不强吾所不能則可否則有蹈海死耳上允之賜安車詣闕廷留百有一十日禮文畢史統定即以白

衣乞骸骨上成其志仍給安車還山　明劉仕貆傳略曰有王溥者桂林人洪武末為廣東參政以廉名其弟自家來省屬吏與同舟贈以布袍溥命還之曰一衣雖微不可不慎此汙行辱身之漸也　李希顔傳略曰希顔隱居不仕太祖手書徵為諸王師授左春坊右賛善諸王就國希顔歸舊隱部使騶輿訪之塗遇一老枕橐而臥前驅蹴之起乃希顔也倚橐與語竟日而别　梁潛傳略曰潛字用之洪武閒以薦除廣東四會知縣縣

有龍橋河吏廉平則河水清自潛至迄去水可鑑　劉崧傳略曰崧博學有志行微時兄弟三人共居一茅屋有田五十畝及貴無所增益十年一布被鼠傷始易之仍葺以衣其子居官未嘗以妻累自隨之任北平攜一童往至則遣還晡時吏退孤燈賦詩往往達旦　劉球傳略曰球官翰林侍講從弟玭知莆田遺夏布一匹球封還貽書戒之　劉鉉傳略曰楊士竒嘗至其居湫隘幾不容膝歎息而去子瀚頒詔江南鉉戒勿納賄為閥

其槖以行比還迓仍閲之喜曰不辱我矣

高潔三

增前庭懸魚　後圃瘞鹿　後漢書羊續傳續敝衣薄食車馬羸敗府丞嘗獻生魚續受而懸於庭丞後又進之乃出前所懸者以杜其意　新唐書裴寛傳寛為潤州參軍刺史韋詵有女擇所宜歸會休日登樓見人於後圃有所瘞藏者訪諸吏曰參軍裴寛居也與偕來詵問狀荅曰寛義不以苞苴汙家適有人以鹿為餉致而去不敢自欺故瘞之詵嗟異妻以女

過耳秋風　對飲明月　吳越春秋餘昧卒欲授位季札季札讓逃去曰吾不受位明矣昔先君有命已附子臧之義潔身清行仰高履尚惟仁是處富貴之於我如秋風之過耳遂逃歸延陵　南史謝譓傳譓不妄交接門無雜賓有時獨醉

曰入我室者但有清風對吾飲者惟當明月

樵採自給　封帕完新　北史張膺傳膺為魯郡太守履行貞素妻女樵採以自給　唐書段秀實傳初秀實自涇州被召戒其家曰若過岐朱泚必致贈遺慎毋納至岐泚因致大綾三百家人拒不獲至都秀實怒曰吾終不以汙吾第以置司農治事堂之梁間史後以告泚泚取視其封帕完新

離垢先生　安素處士　南史劉慧斐傳慧斐嘗還都途經潯陽游於匡山遇處士張孝秀相得甚歡遂有終焉之志因不仕居東林寺又於山北構園一所號曰離垢園時人仍謂為離垢先生　賀士傳高繹者長安人也有古人絕行慶歷中召至京師上欲命以官固辭歸山賜號安素處士

縱鶴放龜　焚香埽地　稗史趙清獻入蜀獨以一琴一鶴自隨其清致可知及再入蜀縱鶴放龜想又以此為累矣　唐國史補韋應物立性高潔鮮食寡欲所

至焚香埽地而坐

紙帳蒲團　冰壺玉尺

老學庵筆記杜起莘自蜀入朝不以家行高廟聞其清修獨處甚愛之一日因得對褒諭曰聞卿出局即蒲團紙帳如一行脚僧真難及也　元史黄溍傳溍天資介特在州縣唯以清白為治月俸弗給每鬻產以佐其費及升朝行挺立無所附足不登巨公勢人之門君子稱其清風高節如冰壺玉尺纖塵弗汙

荷擔而至　栖山以居

百川學海郭文字文舉王導聞其名遣船車迎之文荷擔而至居導西園溫嶠嘗問曰今將用先生以濟時若何文曰山草之人安能佐世　貧士傳俞澹字清老貧而無室栖山以居人呼之曰半山道人

放浪山水　耦耕沮溺

金史党懷英傳懷英應舉不得遂脫略世務放浪山水間　百川學海夏統字仲御宗族勸之仕統勃然作色曰使統屬太平當與元愷評議遇濁代念與屈生齊潔若汙隆之間自當

耦耕沮溺豈有辱身屈意於郡府之間乎

澡身浴德　量腹度形三國志韓暨傳魏文帝詔曰太中大夫韓暨澡身浴德志節高潔年踰八十守道彌固可謂純篤老而益邵者也　世說魚復侯為江州厚餉遺宗敬微宗辭曰少有狂疾尋山採藥遠來至此量腹而進松朮度形而衣薜蘿淡然已足豈容當此橫施

拾還桑椹　不剪草萊北史趙軌傳軌有行檢周葵王引為記室以清苦聞其東鄰有桑椹落其家軌遣人悉拾還其主戒其諸子曰吾非以此求名意者非機杼物不願侵人汝等宜以為戒　世說孔稚圭風韻清疎門庭之內草萊不剪中有蛙鳴稚圭曰以此當兩部鼓吹

甚得時譽　頓忘宦情北史崔休傳休少孤貧矯然自立為司徒右長史公平清潔甚得時譽　世說孔極侍郎朝迴遇雨避於一叟之廡下延入廳事叟烏帽紗巾迓迎甚恭因備酒饌一一精好孔公

借油衣叟曰某寒不出熱不出風不出雨不出未嘗置油衣也孔公不覺頰忘宦情

經案繩牀　劉昫唐書王維字摩詰齋中無所有唯茶鐺酒臼經案繩牀而已退朝之後焚香獨坐以禪誦為事妻亡不再娶三十年孤居一室屏絶塵累

瑶林瓊樹　世說王戎云太尉神姿高徹如瑶林瓊樹自然是風塵外物　太尉謂王衍

復為清卿　居然名士　北史袁聿修傳聿修為尚書郎十年未嘗受升酒之遺尚書邢邵與聿修舊欵每省中語戲常呼聿修為清郎大寧初聿修為太常少卿出使巡省仍令考校官人得失經兖州時邢邵為刺史别後送白絹為信聿修不受與邢邵書邢報書曰老夫忽忽意不及此敬奉來旨吾無閒然昔為清郎今日復作清卿矣　世說有人問袁侍中曰殷仲堪何如韓康伯答曰理義所得優劣乃復未辨然門庭蕭寂居然有名士風流殷不如韓

驘馬縋羈　短

褐穿結 唐書賈敦頤傳敦頤數歷州刺史貲廩潔入朝嘗盡室行車一乘敝甚羸馬繩羈道上不知其刺史也 陶淵明五柳先生傳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氏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為號焉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

布被藜羹 竹洲花塢 邵康節無名公傳所寢之室謂之安樂窩不求過美惟求冬煖夏涼遇有睡思則就枕故其詩曰牆高于肩室大于斗布被暖餘藜羹飽後氣吐胸中充塞宇宙 劉昫唐書王維得宋之問藍田別墅輞水周於舍下竹洲花塢與道友裴迪浮舟往來彈琴賦詩嘯詠終日

牀席塵生 門庭籬隔 南史王微傳微尋書玩古終日端坐牀席皆生塵埃惟當坐處獨淨 又謝瞻傳瞻弟晦為宋臺右衛賓客輻輳瞻驚謂曰吾家以素退為業汝勢傾朝野此豈門戶福耶乃籬隔門庭曰吾不忍見此

築室灌園 拂牀掃

地宋史李南公傳南公度不能逐時好一試闈不偶退築室灌園不復以進取為意　南史虞愿傳褚彦回嘗詣愿愿不在見其眠牀上積塵埃有書數裹彦回歎曰虞君之清至於此令人埽地拂牀而去

惟飲吳水　不辦路糧晉書鄧攸傳時吳郡缺守人多欲之帝以授攸攸載米之郡俸祿無所受唯飲吳水而已　南史孔覬傳時京土大旱都邑米貴一斗將百錢覬弟道存慮覬甚乏遣吏載五百斛米餉之覬呼吏謂之曰我在彼三載去官之日不辦有路糧郎至彼未幾那能得此米耶可載米還彼吏曰自古以來無有載米上水者都下米貴乞於此貨之不聽吏乃載米而去

據鞍索酒　挈畚持疏南史顔延之傳延之子竣既貴重權傾一朝凡所資供延之一無所受器服不改宅宇如舊嘗乘羸牛車逢竣鹵簿則屏住道側又好騎馬遨遊里巷遇知舊輒據鞍索酒得必傾盡欣然自得　貧士傳鮑

焦衣弊屨見挈畚持蔬遇子貢於道子貢曰吾子何以至於此也焦曰天下之遺德教者多矣吾何以不至於此也子貢曰吾聞之非其世者不生其利汙其君者不履其土非其世而持其蔬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此誰有之哉焦曰嗚呼吾聞賢者重進而輕退廉者易愧而輕死於是棄其蔬而立槁於洛水之上

為表百城 南史梁樂法才傳法才為建康令不受奉秩比去將至百金縣曹啟輸臺庫武帝嘉其清節曰居職若斯可以為百城表矣

特置一榻 後漢書陳蕃傳蕃為安樂太守郡人周璆高潔之士前後郡守招命莫肯至惟蕃能致焉字而不名特為置一榻去則懸之

長逝不顧孤輿獨歸 後漢范冉傳冉與王奐親善奐為考城令屢遣書請冉冉不至及奐遷漢陽太守冉乃與弟協待之奐識其聲即下車與相揖對奐曰行路倉卒非陳契闊之所可共前亭宿息以叙分隔冉曰子遠適千里

會面無期故輕行相候以展訣别如其相追將有慕貴之譏矣便拂衣而去與瞻望弗及冉長逝不顧　晋書孟陋傳陋清操絶倫布衣蔬食以文籍自娱口不及世事未曽交遊時或弋釣孤興獨歸雖家人亦不知其所之也

為人灌園　將家浮海　史記鄒陽書曰於陵仲子辭三公為人灌園　後漢書逢萌傳時王莽殺其子宇萌即解冠挂東都城門將家屬浮海客於遼東

高潔四

原口不言錢　世說王夷甫雅尚玄遠嘗疾其婦貪濁口未嘗言錢字婦欲試之令婢以錢遶牀不得行夷甫晨起見錢閡行呼婢曰舉却阿堵物

增任心自放　後魏楊衒之伽藍記楊元慎清尚卓逸少有高操任心自放不為時羈樂山愛水好游林澤

志高青雲　晋常璩梓潼士女傳

不屈其身志高青雲則謂元也

彈琴獨酌 宋史崔遵度傳遵度與物無競不言是非僦舍甚湫隘有小閣朝退黙坐其上彈琴獨酌翛然自適

白雲自號 元史察罕傳察罕暮年居德安白雲山別墅以白雲自號嘗入見帝望見曰白雲先生來也

笑笑先生 宋史文同傳同方口秀眉以學名世操韻高潔自號笑笑先生

山池居半 南史庾詵傳詵性託夷簡特愛林泉十畝之宅山池居半蔬食敝衣不修産業

臣心如水 前漢書鄭崇傳上責崇曰君門如市何以欲禁切主上對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

休明夷白 貧士傳蔡會字休明圭竇自守不與俗交李協謂江斅曰古人稱安貧清白曰夷涅而不淄曰白如蔡休明者可不謂之夷白乎

白玉映沙 梁鍾嶸詩品謝靈運譬猶青松之拔灌木白玉之映塵沙未足貶其高潔也

飲馬投錢 三輔決録

安陵清者有項仲山飲馬渭水每投錢郝廉亦然

受茶一串 翰苑新書陸贄以張鎰有重名贄往見既行餉錢五萬曰請為母夫人一日費贄不納受茶一串曰敢不承公之賜

雲中白鶴 世說公孫度目邴原曰雲中白鶴非燕雀之網所能羅也

麤竹成簾 類林李廣為尚書有清德劉晏見其寢室簾甚敝潛度廣狹以麤竹織成簾將以贈廣三携至門不敢發言而去

高潔五

增詩晉郭璞詩曰綠蘿結高木蒙蘢蓋一山中有冥寂士靜嘯撫清絃放情凌霄外嚼蕊挹飛泉　陶潛詩曰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泛此忘憂物遠我遺世情一

觴雖獨進盃盡壺自傾日入羣動息歸鳥趨林鳴笑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　又詠二疏詩曰大象轉四時成功者自去借問衰周來幾人得其趣遊目漢庭中二疏復此舉高嘯返舊居長揖儲君傳餞送傾皇朝華軒盈道路離别情所悲餘容何足顧事勝感行人賢哉豈常譽厭厭閭里歡所營非近務促席延故老揮觴道平素問金終寄心清言曉未悟放意樂餘年遑恤身後慮誰云其人亡久而道彌著　唐明皇送賀知章歸四明詩

曰遺榮期入道辭老竟抽簪豈不惜賢達其如高尚心

孟浩然仲夏歸漢南園詩曰嘗讀高士傳最嘉陶徵君日躭田園趣自謂羲皇人子復何為者栖栖徒問津

扇枕北窓下采芝南澗濵因聲謝同列吾慕潁陽真

李白答高山人詩曰登艫望遠水忽見滄浪枻高士何處來虛舟渺安繫　又獨坐敬亭山詩曰衆鳥高飛盡

孤雲獨去閒相看兩不厭只有敬亭山　宋蘇軾雪堂歌曰雪堂之前後兮春草齊雪堂之左右兮斜徑微雪

堂之上兮有碩人之頎頎考槃於此兮芒鞋而葛衣挹清泉兮抱瓮而忘其機負傾筐兮行歌而采薇

增騷楚詞曰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茍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長顑頷亦何傷擥木根以結茝兮貫薜荔之落蕊矯菌桂以紉蕙兮索胡繩之纚纚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雖不周於今之人兮願依彭咸之遺則　漁父篇曰屈原既放游於江潭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何

故至於斯屈原曰世人皆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世人皆濁何不淈其泥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醨何故深思高舉自令放為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湘流葬於江魚腹中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蒙世俗之塵埃乎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

足遂去不復與言

增賦漢揚雄甘泉賦曰靡薜荔而為席兮折瓊枝以為芳噏青雲之流霞兮飲若木之露英　晉孫綽遊天台賦曰茍台嶺之可攀亦何羨於層城釋域中之常戀暢超然之高情　又曰過靈溪而一濯疏煩想於心胸蕩遺塵於旋流發五蓋五蓋貪欲嗔恚睡眠調戲疑悔也之遊蒙追羲農之絶軌躡二老之元蹤

增書明王守仁答南元善書曰凡有道之士其於富貴

貧賤得喪愛憎之相值若飄風浮靄之往來變化於太虛之體固常廓然其無礙也

增序晉王羲之蘭亭序曰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游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晤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雖趣舍萬殊静躁不同當其欣於所遇暫得於已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將至　唐韓愈送李愿歸盤谷序曰窮居而

野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而自潔

增賛明王達陶弘景賛曰哲哉陶公靡所不通糠粃富貴勾曲之從月高秋肅一枕松風安知其他我保其躬彼不知者謂公少疵山中宰相夫豈介而我知公心澹然無為不與物絶龍變是宜上凌下替世道日榛寧於其時俯仰屈伸煙霞泉石今古乾坤高風邈哉不見其人

增誡唐姚元崇氷壺誡曰玉本無瑕氷亦至潔方圓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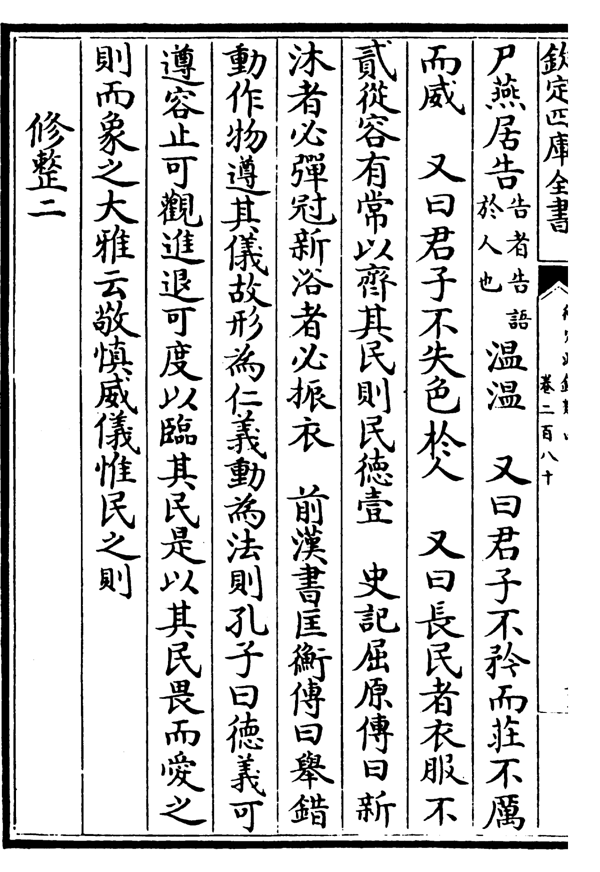
映表裏皆澈喻彼貞廉能守其節

增記宋范仲淹嚴先生祠堂記曰先生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及帝握赤符乘六龍得聖人之時臣妾億兆天下孰加焉唯先生以節高之既而動星象歸江湖得聖人之清泥塗軒冕天下孰加焉唯光武以禮下之在蠱之上九衆方有為而獨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之在屯之初九陽德方亨而能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光武以之蓋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包乎天

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哉

修整一

增詩曰有斐君子充耳琇瑩會弁如星會縫也以玉飾皮弁之縫中如星之明也　又曰羔裘晏兮三英粲兮　又曰君子至止黻衣繡裳　禮記曰凡行容惕惕廟中齊齊朝廷濟濟翔翔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遬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坐如



尸燕居告（告者告語於人也）溫溫　又曰君子不矜而莊不厲而威　又曰君子不失色於人　又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壹　史記屈原傳曰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　前漢書匡衡傳曰舉錯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為仁義動為法則孔子曰德義可遵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大雅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

修整二

增詩曰篤公劉于胥斯原陟則在巘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鞞琫容刀言公劉帶此鞞琫以上下於山原也舟帶也　禮記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之也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　檀弓曰季孫之母死哀公弔焉曾子與子貢弔焉閽人為君在弗納也曾子與子貢入於其廐而修容焉子貢先入閽人曰鄉者已告矣曾子後入閽人辟之涉内霤卿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揖

之君子言之曰盡飾之道斯其行者遠矣　前漢書雋不疑傳曰不疑進退必以禮暴勝之為直指使者威振州郡勝之素聞不疑賢至渤海遣吏請與相見不疑冠進賢冠帶櫑具劒佩環玦褒衣博帶盛服櫑具者木摽首之劒也至門上謁勝之開閤延請望見不疑容貌尊嚴衣冠甚偉勝之躧履起迎　薛宣傳曰宣為人好威儀進止雍容甚可觀也　風俗通曰漢王陽雖儒生自寒賤然好車馬衣服極為鮮好　漢書張堪傳曰堪矜嚴好禮動

止有則居處幽室必自修整雖遇妻子若嚴君焉　吳志呂範傳曰範為揚州牧性好威儀州民如陸遜全琮及貴公子皆修敬虔肅不敢輕脫　獨異志曰何曾家法修整年五十以上每見妻必正衣冠自坐面南妻坐面北上酒酬酢一歲不至再三　晉書衞玠傳曰玠總角乘羊車入市見者皆以為玉人觀之者傾都驃騎將軍王濟玠之舅也俊爽有風姿每見玠輒歎曰珠玉在側覺我形穢又嘗語人曰與玠同遊冏若明珠之在側

朗然照人　王獻之傳曰獻之少有盛名而高邁不羈雖閑居終日容止不怠風流為一時之冠　孫晷傳曰晷每獨處幽暗之中容止瞻望未嘗傾邪　杜乂傳曰乂性純和美姿容有盛名於江左王羲之見而目之曰膚若凝脂眼如點漆此神仙人也桓彝亦曰衛玠神清杜乂形清　南史謝晦傳曰晦美風姿善言笑眉目分明鬢髮如墨時謝琨風華為江左第一嘗與晦俱在武帝前帝目之曰一時頓有兩玉人　王思遠傳曰都水

使者季珪之嘗曰見思遠終日匡坐不安言笑簪帽衣領無不整潔便憶丘明士見明士蓬頭散帶終日酣醉吐論縱橫唐突卿宰便復憶思遠　褚蓁傳曰蓁風儀端麗眉目如畫每公庭就列為衆所瞻望焉　北史崔㥄傳曰㥄狀貌偉麗善於容止鄭伯猷歎曰身長八尺面如刻畫謦欬為洪鐘響胸中貯千卷書使人那得不畏服　魏書曰封軌善自修潔儀容甚偉或曰學士不事修飾此賢何獨如此軌聞笑曰君子正其衣冠尊其

瞻視何必蓬頭垢面然後為賢　新唐書溫彥博傳曰彥博進止詳華人拭目觀　唐臨傳曰臨見妻子必正衣冠　韋陟傳曰陟家法修整敕子允就學夜分視之見其勤旦日問安色必怡稍怠則立堂下不與語雖家僮數十然應門賔客必允主之　韋斌傳曰斌少修整好文藝容止嚴峭有大臣體　盧奐傳曰奐早修整為吏有清白稱　張嘉貞傳曰武后召嘉貞見內殿嘉貞儀止秀偉奏對侃侃后異之　李晟傳曰晟收京師每

與朱泚戰必錦裘繡帽自表李懷光惡之戒曰將務持重豈宜衣襮為賊餌晟曰昔在涇原士頗畏服欲令見之奪其心耳　世説補曰五代趙匡凝每整衣冠使人持巨鑑前後照徹覺有塵即令持紅拂去之　宋史王旦傳曰旦與人寡言笑默坐終日歸家或不去冠帶入靜室獨坐家人莫敢見之　李贄大臣傳曰韓琦姿貌偉特美鬚髯眉目森秀圖繪傳天下人以為高山太嶽望之氣象雄傑　事文類聚曰宋梅學士詢性喜焚香

其在官所每晨起将視事必焚香兩爐以公服罩之出則兩袖郁然濃香滿室　宋史米芾傳曰芾冠服效唐人風神蕭散音吐清暢所至人聚觀之　留正傳曰光宗自東宫朝見正謂左右曰修整如此其人可知　元喀喇托克托傳曰托克托姿貌魁梧少時從其兄烏德美獵於燕南烏德美使歸獻所獲世祖見其骨氣沈雄步履莊重歎曰日後大用之才即命入宿衞　李洞傳曰洞秀眉踈髯目瑩如電面如冰玉唇如渥丹峩冠褒衣望

之者疑為神仙中人　同恕傳曰恕性整潔平居雖大
暑不去冠帶　宇文公諒傳曰公諒平居雖暗室必正
衣冠端坐　許楫傳曰楫一日從省臣立殿下世祖見
其美鬚魁偉問曰汝秀才耶楫頓首曰臣學秀才耳未
敢自謂秀才也　明任亨泰傳曰洪武二十一年亨泰
由太學生為進士第一授修撰即擢少詹事儀觀甚偉
端重自持進止皆有容度人以此稱之

修整三

原攝威儀 **整風俗** 詩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晉書和嶠傳嶠有風格慕舅夏侯淵之為人厚自崇重有盛名於世朝野許其能整風俗理人倫

無惰容 **不過則** 晉書王劭傳劭美姿容有風操雖家人近習未嘗見其惰替之容 禮記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

增遲行緩步 **仰首翹身** 南史褚彥回傳彥回美儀貌善容止俯仰進退咸有風則每朝會百僚遠國使人莫不延首目送之明帝嘗歎曰彥回能遲行緩步便得窜相矣 世說齊太祖奇愛張思光時與款接笑曰此人不可無一不可有二融風止詭越坐常危膝行常曳步翹身仰首見者驚異

風韻都似 **足武相銜** 南史王筠傳沈約見筠以為似外祖袁粲謂僕射張稷曰王郎非惟額類袁公風韻都似稷曰袁公見人輒矜嚴王郎見人必娛笑惟此一條不能酷似 元史鄭文嗣傳文嗣從弟大和遇

歲時大和坐堂上羣從子皆盛衣冠雁行立左序下以次進拜跪奉觴上壽畢皆肅容拱手自右趨出足武相銜無敢參差者

散幘斜簪 **洗沐拭席** 南史王儉傳儉監試諸生巾卷在庭劒衛令史儀容甚盛作解散幘斜插簪朝野慕之相與放效儉嘗謂人曰江左風流宰相惟有謝安蓋自況也 宋庾仲文傳仲文性好潔士大夫造之者未出戶輒令人拭席洗牀時陳郡殷冲亦好淨小史非淨浴新衣不得近左右士大夫小不整潔每容接之仲文好潔反是每以此見譏

必為方伯 **不減古人** 南史庾華傳華孫覓狀貌豐美頤頰開張人皆謂覓必為方伯 宋史李公麟傳公麟襟度超軼名士交譽之黃庭堅謂其風流不減古人

吐納風流 **進退閑雅** 南史張緒吐納風流聽者皆忘饑疲見者肅然如在宗廟 又陸繕傳繕儀表端麗進退閑雅趨步躡履文帝使太子諸王咸

馬

取則

紫羅香囊　晉書劉元傳元少好佩紫羅香囊安患之而不欲傷其意因戲賭取而焚之

玉柄麈尾　世說王夷甫容貌整麗妙於談元恒捉白玉柄麈尾與手都無分別

甚有容狀　又何敬容傳武帝雖衣浣衣而左右衣必須潔嘗有侍臣衣帶卷摺帝怒曰卿衣帶如繩欲何所縛敬容希旨故益鮮明嘗以膠清刷鬢衣裳不整伏牀熨之或暑月背爲之焦

故益鮮明　南史劉懷慎子德願善御車孝武閱其能爲之乘畫輪車幸太宰江夏王義恭第德願朱衣執轡進止甚有容狀

魏舒堂堂　晉書魏舒身長八尺二寸姿望秀偉丈帝深器重之每朝會坐罷目送之曰魏舒堂堂人之領袖也

王公濯濯　又王恭傳恭美姿儀人多愛悅或目之云濯濯如春月柳嘗披鶴氅裘涉雪而行孟昶窺見之歎曰此真神仙中人也

垂鞭按轡

傅粉施朱

唐紀上嘗陳樂於勤政樓下垂簾觀之兵部侍郎盧絢謂上已起垂鞭按轡横過樓下絢風標清粹上目送之

傳顔氏家訓梁朝全盛之時貴遊子弟無不燻衣剃面傅粉施朱駕長簷車躡高齒屐坐棋子方褥憑班絲隱囊列器玩於左右從容出入望若神仙

風神如許　容止可觀　宋史楊㨗傳㨗用故人薦出淮閫杜杲幕杲曰風神如許他日不在我下　伽藍記臨淮王彧博通典籍辨慧清悟風儀詳審容止可觀

穆呼哩兒　錫勒們子　元史繖古察傳繖古察總中都行省帝嘗遣使至見其威容凜然倜儻有奇氣所部軍士紀綱整肅還朝以告帝曰真穆呼哩家兒也　又博勒呼傳伊徹察喇姿貌英偉望之如神世祖雅聞其賢且閔其父之死年十六名見帝帝見其容止端重奏對詳明喜而謂曰錫勒們有子矣

明秀若神　鬚眉如畫　名士傳王夷甫天形奇特明秀若神　南史梁

王茂傳茂居處方正在一室衣冠儼然雖僕妾莫見其惰容姿表瓌麗鬚眉如畫為衆所瞻望

謝安自況　**張緒當年**南史王儉傳詳上散幘斜簪註　又張緒傳劉悛為益州獻蜀栁數株枝條甚長狀如絲縷武帝以植於靈和殿前曰此栁風流可愛似張緒當年

衣冠鮮麗　**眉目清揚**南史何敬容身長八尺白晳美鬚眉性矜莊衣冠鮮麗　元史張起巖傳起巖面如紫瓊美鬚方頤面眉目清揚望而知為雅量君子

善自標置　**儼如老成**姓譜盧元明風釆閒潤進退可觀善自標置不妄交遊中山王熙歎曰盧郎有如此風神惟須誦離騷飲美酒自為佳罷　元史太平傳太平資性開朗正大雖在弱齡儼然如老成

錦衣驄馬　**櫻笠綺裘**宋史韓世忠傳世忠勒陣向敵邊人語之曰錦衣驄馬立陣前者韓相公也或危之世忠曰不如是不足以致

敵　姓譜宋俞遠自號空谷山人身癯神骨秀竦好着小冠戴文山幞笠衣白紵裘儼然神仙中人行出一市人盡驚

善持音儀　好治容服　南史張敷傳敷善持音儀盡詳緩之致與人别執手曰念相闊餘響久之不絕張氏後進皆慕之其源起自敷也　宋史王疇傳疇好治容服坐立巍然言必文未嘗戲慢

改席易衣　長裾廣袖　南史羊欣傳欣嘗詣望蔡公謝混拂席改服然後見之時混族子靈運在坐退告族兄瞻曰望蔡見羊欣遂改席易衣欣由此益知名　北史李諧傳諧子庶庶弟蔚少清秀有襟期倫理涉觀史傳兼屬文詞昆季並尚風流長裾廣袖從容甚美

傅粉何郎　薰香荀令　世說新語何平叔美姿儀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月與熱湯餅既噉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轉皎白　習鑿齒襄陽記劉季和性愛香謂張坦曰荀令君至人家坐幞三日香氣

不歆為我何如坦曰醜婦效顰見者必走也晉荀勗為尚書令故云令君

修整四

原避雨危坐 後漢書茅容耕於野時與等輩避雨樹下衆皆尸踞相對容獨危坐愈恭

增

玉山照人 晉書裴楷傳楷風神高邁容儀俊爽時人謂之玉人又稱見裴叔則如玉山上行光映照人也

風儀嚴峻 萬姓統譜明吳凱言行不苟風儀嚴峻人望而畏之

乃與促膝 南史王思遠傳思遠立身簡潔客有詣己者覘知衣服垢穢方便不前形儀新楚乃與促膝及去之後猶令二人交帚拂其坐處

自合一香 錦繡萬花谷金日磾入侍欲衣服香潔自合一香武帝果悅之

鳴玉以相 國語王孫圉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

進止有常處

宋史王曾傳曾姿質端厚眉目如畫在朝廷進止皆有常處

修整五

增詩唐李白贈獨孤駙馬詩曰都尉朝天躍馬蹄香風吹人花亂飛銀鞍紫鞚照雲日左顧右盼生光輝　宋王臨川詩曰紫芝眉宇傾一坐笑語但聞鷄舌香

增賦晉左思蜀都賦曰若夫王孫之屬郤公之倫從禽於外巷無居人並乘驥子俱服魚文玄黄異校結駟繽紛

增騷楚屈原離騷經曰製芰荷以爲衣兮集芙蓉以爲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芳與澤其雜糅兮唯昭質其猶未虧

又涉江篇曰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帶長鋏之陸離兮冠切雲之崔嵬被明月兮佩寶璐世溷濁而莫予知吾方高馳而不顧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八十一

人部四十 公平 正直

公平一

增易曰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書曰以公滅私民其允懷 詩曰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 禮記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

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已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已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閉是謂大同　原又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　增又曰儒有内稱不避親外舉不避怨推賢而進達之不望其報苟利國家不求富貴　晉書潘尼曰崇德莫大乎安身安身莫尚乎存正存正莫重乎無私無私莫深乎

寡欲　又王坦之曰夫天道以無私成名二儀以至公立德立德存乎至公故無親而非理成名在乎無私故在當而忘我　洪武實録曰上謂侍臣曰夫好憎者人情所不能無也然好得其正憎得其實斯不陷於一偏至於喜怒莫不皆然一有所偏則人得而中之矣大抵人能不偏於好憎喜怒則此心廓然大公不為物累是以其耳目聰明志氣如神矣　老子曰天之道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　子華子曰天

下之所以平者政平也政之所以平者人平也人之所以平者心平也夫平猶權衡然加銖兩則移矣　慎子曰夫投鉤分財投策分馬非以鉤策為均使得美者不知所以德得惡者不知所以怨此所以塞怨望也故著龜所以立公言也權衡所以立公正也書契所以立公信也法制禮籍所以立公義也凡立公所以棄私也　荀子曰不下比以闇上不上同以疾下分明於中不以私害之若此則可謂公士矣　呂氏春秋曰昔聖王之

治天下必先公公則天下平矣有天下者衆矣其得之必以公其失之必以偏　又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陰陽之和不私長一類甘露時雨不私長一物萬民之主不阿一人　淮南子曰衡之於左右無私輕重故可以為平繩之於内外無私曲直故可以為正人主之於用法無私好憎故可以為命　説苑曰人臣之公治官事則不營私處公門則不言貨當公法則不阿親奉公舉則不避讎忠於事君謂之公

公平二

增說苑曰晉文公問咎犯誰可為西河守對曰子羔曰非汝之仇歟曰君問臣守者非問臣之仇也子羔見而謝之咎犯曰薦子者公也吾不以私事害公義　左傳曰楚申公巫臣以夏姬行遂奔晉而因郤至以臣於晉子反請以重幣錮之王曰止其自為謀也則過矣其為我先君謀也則忠忠社稷之固也所盖多矣且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於晉晉將棄之何勞

錮焉　原禮記曰昔衛獻公出奔反國及郊將頒邑於從者而後入柳莊曰如皆守社稷則孰執羈靮而從如皆從則孰守社稷君反國而有私也無乃不可乎於是不果頒　增左傳曰賈季奔狄宣子使臾駢送其帑夷之蒐賈季戮臾駢臾駢之人欲盡殺賈氏以報焉臾駢曰不可吾聞前志有之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也夫子禮於賈季我以其寵報私怨無乃不可乎　家語曰楚王出遊亡烏嘷之弓左右請求之王曰已之楚

王失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之孔子聞之曰惜乎其不大也不曰人遺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　原又曰澹臺滅明為人公正無私　韓詩外傳曰楚白公之難有社之善者辭其母將死君難其母曰棄母死君可乎社之善曰內其禄而外其身今之所養母者君之禄也請往死比至朝三廢車中其僕曰子懼何不反也社之善曰懼吾私也死君吾公也吾聞君子不以私害公遂死之

增史記司馬穰苴傳曰穰苴將兵扞燕晉之師士卒

次舍井竈飲食問疾醫藥身自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享士卒　吳起傳曰魏文侯以吳起用兵廉平盡能得士心乃以為西河守　原漢書曰蕭何不與曹參相能及何病惠帝自臨視因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對曰知臣莫如主帝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臣死不恨矣　增楊敞傳曰敞子惲居殿中廉潔無私郎官稱公平　雋不疑傳曰不疑每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不疑有所平反活幾何人耶不疑多有所平反

母喜笑為飲食語言異於他時　于定國傳曰定國父于公為縣獄史郡決曹決獄平羅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恨郡中為之生立祠號曰于公祠　黄霸傳曰宣帝在民間時知百姓苦吏急也聞霸持法平召以為廷尉正數決疑獄庭中稱平　朱邑傳曰邑為人敦厚篤於故舊然性公正不可交以私天子器之朝廷敬焉　原東觀漢記曰耿嵩履清高之節王莽末賊盜起穀貴人相食宗族在兵中者數百人升合分糧時嵩年十二三

宗人共推之主廪給莫不稱平　增後漢書陰興傳曰興與同郡張宗上谷鮮于裒不相能知其有用猶稱所長而達之友人張汜杜禽與興厚善以為華而少實但私之以財終不為言是以世稱其忠平　陳實傳曰實在鄉閭平心率物其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曰寧為刑罰所加不為陳君所短　高柔傳曰時獵法甚峻宜陽典農劉龜竊於禁內射兎其功曹張京詣校事言之帝匿京名收龜付獄柔表請告者名帝大

怒曰劉龜當死乃敢獵吾禁地送龜廷尉廷尉便當考掠何復請告者主名吾豈妄收龜耶柔曰廷尉天下之平也安得以至尊喜怒而毀法乎重復為奏辭旨深切帝意寤乃下京名即還訊各當其罪　魏紀習鑿齒曰諸葛亮之使廖立垂泣李嚴致死豈徒無怨言而已哉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鑑至明而醜者忘怒水鑑之所以能窮物而無怨者以其無私也　晉書顧榮傳曰榮平心處當多所全宥初榮與同寮宴飲見執炙者狀貌

不凡有欲灸之色榮割灸啗之坐者問其故榮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　北史高隆之傳曰隆之入為尚書右僕射時初給人田羣貴皆占良美貧弱咸受瘠薄隆之啓神武更均平之　通鑑曰劉子翼性剛直朋友有過嘗面責之李百藥常稱劉四雖復罵人人終不恨　唐書李素立傳曰素立擢監察御史民犯法不及死高祖欲殺之素立諫曰三尺法天下所共有一動搖則人無以措手足方大業經始奈何輦轂下先棄刑書

乎帝嘉納　房玄齡傳曰玄齡當國夙夜勤彊任公竭節不欲一物失所無娼忌聞人善若己有之議法處令務為寛平不以己長望人取人不求備雖卑賤皆得盡所能　唐臨傳曰臨持節按獄交州出寃繫三千人累遷大理卿高宗嘗録囚臨占對無不盡帝喜曰為國之要在用法刻則人殘寛則失有罪惟是折衷以稱朕意他日復訊餘司斷者輒分訴不已獨臨所訊無一言帝問故答曰唐卿斷囚不寃所以絶意帝歎曰為獄者固

當如是　張文瓘傳曰文瓘居大理卿不旬日斷疑獄

四百抵罪者無怨言嘗有小疾因相與齋禱願亟視事

時以執法平恕方戴胄　徐有功傳曰有功與皇甫文

備同按獄誣有功縱逆黨久之文備坐事下獄有功出

之或曰彼嘗陷君於死今出之何也對曰爾所言者私

忿我所守者公法不可以私害公嘗謂所親曰大理人

命所繫不可阿旨詭辭以求苟免故有功為獄嘗持平

守正　韋承慶傳曰承慶凡三掌選銓授平允議者公

之 李日知傳曰日知及進士第天授中歷司刑丞時法令嚴吏爭為酷日知獨平寛無文致嘗免一囚死少卿胡元禮執不可曰吾不去曹囚無生理日知曰僕不去曹囚無死法皆以狀讞而武后用日知議 李昭德傳曰昭德父乾祐貞觀初為殿中侍御史鄃令裴仁軌私役門卒太宗欲斬之乾祐曰法令與天下共之非陛下獨有也仁軌以輕罪致極刑非畫一之制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帝頷之 韋陟傳曰陟遷吏部侍郎

選人多偽集與正調相冒陟有風采擿辨無不伏者黜正數百員銓綜號為公平　盧從愿傳曰睿宗立拜從愿吏部侍郎吏選自中宗後綱紀耗蕩從愿精力於官偽牒詭功擿檢無所遺銓總六年以平允聞帝異之特官其一子　記纂淵海曰唐裴垍器局峻整人不敢干以私嘗有故人自遠詣之垍資給優厚從容款洽其人乘間求京兆判司垍曰公才不稱此官不敢以故人之私傷朝廷至公他日有盲宰相憐公者不妨得之垍則

必不可　唐書崔祐甫傳曰祐甫改中書侍郎薦舉惟其人不自疑畏推至公以行未踰年除吏幾八百員莫不諧允　韋仁壽傳曰仁壽為蜀郡司法書佐斷獄平得罪者皆自以韋君所論死無恨　通鑑唐紀曰元義方言李絳私其同年上以詰絳對曰若其人果才雖在兄弟子姪之中猶將用之況同年乎避嫌而棄才是乃便身非狥公也　五代史曰張文寶知貢舉所放進士中書有覆落者乃請下學士院作詩賦為貢舉格命李

懌為之懌笑曰予少舉進士登科偶然耳後生可畏求者未可量假令予復就禮部試未必不落第安能與英俊為准格　宋史李沆傳曰帝以沆無密奏謂之曰人皆有密啟卿獨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啟夫人臣有密啟者非讒即佞臣常惡之豈敢效尤　王旦傳曰寇準罷樞密使託人私求為使相旦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耶吾不受私請準深憾之已而除武勝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準入見謝曰

非陛下知臣安能至此帝具道旦所以薦者準媿歎以為不可及　楊仲元傳曰仲元戒諸子曰吾入官五十年未嘗以私怨加人雖杖刑之微茍有兩比不敢與輕法以是為報國耳　詹體仁傳曰郡人真德秀早從遊嘗問居官涖民之法體仁曰盡心平心而已盡心則無媿平心則無偏世服其確論云　元史多爾濟巴勒傳曰多爾濟巴勒為遼陽行省平章政事至官詢民疾苦知米粟羊豕薪炭諸貨皆藉鄉民販負入城而貴室童奴公

府隸卒爭强買之僅酬其半值又其俗編柳爲斗大小不一豪賈猾儈得以高下其手民咸病之即飭有司厲防禁齊稱量諸物乃畢集而價自平　周自强傳曰自强爲婺州路義烏縣尹時民間田稅之籍多失實以故差徭不平自强出令履畝衆之民不能欺文簿井井可攷於是賦役平均貧富樂業　張閏傳曰閏八世不異爨家人百餘口無間言日使諸女諸婦各聚一室爲女功工畢斂貯一庫室無私藏幼稚啼泣諸母見者即抱

哺一婦歸寧留其子衆婦共乳不問孰為已兒兒亦不知孰為已母也　明紀曰天順朝會試下第舉子有怨考官者以李賢弟李讓亦不第揣賢必怒遂奏考官較文顛倒宜正其罪上召賢問賢對曰此乃私忿考官無弊如臣弟讓亦不中可見其公上命置舉子於法羣議乃息

公平三

增孺子分肉　良將投醪史記陳丞相世家里中社平為宰分肉甚均父老曰善陳

孺子之為宰分肉甚均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　黄石公記昔良將有饋簞醪者投於河令士卒迎流飲之簞醪不能味一河水三軍為之死非滋味及也

終不判署　豈復關懷

北史羊敦傳敦為本州別駕公平正直見非法終不判署　彙書呂許公執政范希文屢攻其短坐落職知饒州呂再相言於仁宗曰仲淹賢者朝廷當大用之豈可但除舊職遂拜龍圖閣直學士經略陝西希文面謝曰向以公事忤相公不意乃爾奬拔許公曰豈復以前事關懷

大小咸便　毫髮無私

元史白景亮傳景亮授衢州路總管先是為郡者於民間徭役不盡校田畝以為則吏得高下其手富民或優有餘力而貧弱不能勝者多至破產失業景亮深知其弊乃始覈驗田畝以均之役之輕重一視田之多寡大小家各使得宜咸便安之由是民不勞而事易集他郡邑皆取以為法　宋史王旦傳旦為相王曾

等謂旦曰每奏事其間有不經上覽者公批旨奉行恐人言以為不可一日奏對旦退曽等稍留帝驚曰有何事不與王旦來皆以前事對帝曰旦在朕左右多年朕察之無毫髮私自東封後朕諭以一一事一面奉行卿等謹奉之

選德進賢　稱讐立子　新唐書韋表微傳表微與韋處厚議增選學士表微薦路隋處厚以諸父事表微因曰隋位崇入且翁右奈何答曰選德進賢初不計私也　左傳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讐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於是使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讐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不為黨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其祁奚之謂矣午祁奚子

人莫干私　子乃寛過　宋史李沆傳沆居位慎密不求聲譽動遵條制人莫能干以私　韓詩外傳魏文侯問於解狐曰寡人將

立西河之守誰可用者解狐對曰荊伯柳者賢人殆可文侯將以荊伯柳為西河守荊伯柳問左右誰言我於君左右皆曰解狐荊伯柳往見解狐而謝之曰子乃寬臣之過也言於君謹再拜謝解狐曰言子者公也怨子者吾私也公事已行怨子如故

不受請謁　甚著聲稱

南史江湛傳湛在選職頗有刻覈之譏而公平無私不受請謁論者以此稱焉北史張黎傳黎以征赫連定功進號大將軍鎮長安清約公平甚著聲稱代下之日家無餘財

犯蹕罰金　降階勸酒

史記張釋之傳上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出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屬之廷尉釋之治問奏犯蹕當罰金文帝怒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不信於民也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而天下用法皆為輕重民安所措其手足　北史崔進傳魏帝宴華林園謂神武曰自頃所在百司多有貪暴朝廷中有用心公

平者王可勸酒神武降階跪言唯御史中尉崔暹一人謹奉明旨敢以酒勸并臣所射賜物千段乞以回賜帝褒美之

荆人遺弓　虎賁奪劒

呂氏春秋荆人有遺弓者弗肯索曰荆人遺之荆人得之又何求焉孔子聞之曰去其荆而可矣老聃聞之曰去其人而可矣故老聃則至公得矣　後漢書張陵官尚書梁冀帶劒入省陵呵叱令出敕羽林虎賁奪劒劾奏冀詔以一歲奉贖百僚肅然初冀弟不疑舉陵孝廉不疑疾陵之奏冀謂曰昔舉君適以自罰也陵對曰明府不以陵不肖誤見擢序今申公憲以報私恩

獨薦處厚　皆喜少卿

新唐書韋表微傳表微為翰林學士是時李紳忤宰相貶端州龐嚴蔣防皆謫去學士欵人爭薦丞相所善者表微獨薦韋處厚人服其公　藝文類聚史記曰邑中人民俱出獵任安常分麋鹿雉兎人皆喜曰任少卿分則平

不激不隨　無偏無黨

宋史曾三復傳三復在臺餘兩年持論正平不激不隨書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

三國各處　一兒往督

燕書梁琛使秦琛從兄奕先在秦為尚書郎會罷秦主欲令琛止弈舍琛語有司曰昔諸葛亮兄弟各處三國及其聘集公朝相見退無私面君子之志余敢忘乎竟不止奕數就邸舍因問東國起居琛曰今二方鼎據兄弟並蒙附寵論心各有所在今欲以東國事語君恐非西國之所欲聞何以見問　藝文類聚魏武令曰今壽春漢中長安先欲使一兒各往督領之欲擇慈孝不違吾令兒亦未知用誰也雖兒小時見愛而長大能善必用之吾非有二言也不但不私臣吏兒子亦不欲有所私

敢忘先君　每戒諸子

五代史郭延魯遷復州刺史延魯歎曰吾先君為沁州者九年民到于今思之吾今幸得為刺史其敢忘吾先君之志由是益以廉平自勵民甚賴之　宋史范純仁坐貶每

戒諸子弟毋得小有不平間諸子怨章惇必怒止之

七子均養　兩虎共鬬　通鑑

上命宋璟蘇頲為諸王子制名及國邑之號又令別制一佳名及佳號進之璟等上言七子均養著於國風今臣等所制名號各三十餘輒混同以進以彰陛下無偏之德上善之　史記廉頗為趙將藺相如拜上卿位在廉頗右頗曰吾見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已而出望見頗頗引車避匿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臣雖懦弱獨畏廉將軍哉顧念強秦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相鬬勢不俱生吾所以為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也

為官擇人　迎門見母　新唐書陸象先傳元方子

象先為揚州參軍事時吉項與元方同為吏部侍郎項擢象先為洛陽尉元方不肯當項曰為官擇人豈以吏部子廢至公耶　宋書孔奮在姑臧四年治貴仁平太守梁統深相敬不以官屬禮之嘗迎於大門引入見母

徹棘開門　毁家紓國

五代史和凝傳凝知貢舉是時進士多浮薄喜為諠譁以動主司主司每放榜則圍之以棘閉省門絕人出入以為常凝徹棘開門而士皆肅然無譁所取皆一時之秀

左傳鬬穀於菟為令尹自毁其家以紓楚國之難

惟憂國家　不私親戚

晉書王坦之臨終與謝安桓沖書言不及私惟憂國家之事又何充傳充立朝正色以社稷為已任凡所選用皆以功臣為先不以私恩樹親戚談者以此重之

尺布無私　一瓜必共

元史鄭文嗣傳文嗣十世同居凡二百四十餘年一錢尺布無敢私北史齊蘭陵王長恭傳長恭為將躬勤細事每得甘美雖一瓜數果必與將士共之

吾為宰相　子皆奴材

通鑑李國貞治軍嚴朔方將士不樂皆思郭子儀故王元振為之作亂子儀至軍元振自以為功子儀曰汝臨賊境輒害主將若賊

秉其爨無絳州矣吾為宰相豈受一卒之私耶收元振
及其同謀者四十人皆殺之　記纂淵海郭子儀禁無
故軍中走馬南陽夫人乳母之子犯禁都虞候杖殺之
諸子泣訴于子儀且言都虞候之横子儀叱遣之明日
以事語僚佐而歎息曰子儀諸子皆奴材也不
賞父之都虞候而惜母之乳母子非奴材而何

賜置軍門　賞分麾下

唐書石雄傳雄臨財廉每朝廷賜與
輒置軍門自取一匹緦餘悉分仕伍
武編漢李廣歷七郡太守前後四十餘年賞賜分其
麾下飲食與士卒共之家無餘財終不言生産事將兵
之絶處見水士卒不盡飲不近水士卒
不盡餐不嘗食士卒以此愛樂為用也

奉職死節　論法決疑

史記郅都傳都為人勇有氣力公廉不發私
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常自稱曰已背
親而仕身固當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　蜀志
楊戲傳戲年二十餘從州書佐為督軍從事職典刑獄

論法決疑號為平當

何必不九卿　豈可負一郡

後漢書虞詡傳詡字升卿祖父經為郡獄吏按法平允每冬月上其狀恒流涕隨之嘗稱曰東海于公高為里門而其子定國卒至丞相吾決獄六十年雖不及于公其庶幾乎子孫何必不為九卿耶故字詡曰升卿　三國志王觀傳觀為南陽涿郡太守明帝即位下詔書使郡縣條為劇中平者主者欲言郡為中平觀教曰此郡濱近外虜數有寇害云何不為劇耶主者曰若郡為外劇恐於明府有任子觀曰夫君者所以為民也今郡在外劇則於役條當有降差豈可為太守之私而負一郡之民乎遂言為外劇郡後送任子詣鄴時觀但有一子而又幼弱其平心如此

于定國為廷尉民以不寃　蘇孺文按太守人皆知畏

漢書于定國傳定國決疑平法務在哀鰥寡罪疑從輕加審慎之心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

究民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不寃　後漢書蘇章傳章遷兾州刺史故人為清河太守章行部案其姦贓廼請太守為設酒肴陳生平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兾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州境知章無私望風畏肅

人為不善無使聞於應鈴　吾自非私敢以撓夫弘正

宋史范應鈴傳應鈴家居時人有不平不走官府而走應鈴之門為不善者輒相戒曰無使范公聞之　元史張弘範傳弘範南征以弟弘正為先鋒戒之曰遐汝驍勇非私汝也軍法重吾不敢以私撓公勉之

功曹奉檄敢辭從事之書　使者行臺先飲故人之酒

後漢書袁安傳安為縣功曹奉檄請從事從事因安致書於令安曰公事自有郵驛私情則非功曹所持辭不敢受　魏書源懷傳詔懷為使持節

加侍中行臺巡行北邊六鎮恒燕朔三州鎮將元尼須與懷少舊會獵狼藉置酒請懷謂懷曰命之短長由卿之口豈可不相寛貸懷曰今日之集乃是源懷與故人飲酒之坐非鞫獄之所也明日公庭始為使人撿鎮將罪狀之處尼須揮淚而已無以對之既而表劾尼須共奉公不撓皆此類也

公平四

增任以宮省 三國志董允傳丞相亮將北征住漢中慮後主富於春秋朱紫難別以允秉心公亮欲任以宮省之事

猶宰封羊 元史蒙克薩勒傳蒙克薩勒為斷事官之長既拜命問左右曰主上以我長此官諸公其為我言以何道守官衆皆黙然又問之有夏人呼爾罕居下坐進曰夫扎爾固齊之道猶宰之封羊也解肩者不使傷其脊在持平而已

可談風月 世說徐勉為吏部尚書嘗與門

人夜集客有求詹事五官勉正色答云今夕止可談風月不宜及公事時人服其無私

為近世表記纂淵海尹翁歸抱公潔己為近世表

公門桃李唐紀狄仁傑嘗薦數十人卒為名臣或謂仁傑曰天下桃李悉在公門矣仁傑曰薦賢為國非為私也

分衣共食通鑑李嶠在朝姻親故人與之分衣共食而未嘗私以王官

品裁清允唐書楊綰傳綰遷吏部品裁清允人服其公

密籍其名宋史王旦傳旦為相賓客滿堂無敢以私請察可與言及素知名者數月後召與語訪詢四方利病或可疏其言而獻之覩才之所長密籍具名其人復來不見也

家書不發富鄭公神道碑富公使契丹始受命聞一女卒再受命聞一男生皆不顧而行得家書不發而焚之

與士卒分勞武編魏吳起為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乘騎親裹糧與士卒分勞

斷獄三十年後漢書郭躬傳躬父弘太守寇恂以弘為決曹掾斷獄至三十年用法平凡為弘所決者退無怨情郡內比之東海于公

不求識面臺官東軒筆録孫夢得為中丞薦唐介異中復為御史或問曰君未甞與二人相識而薦之何也孫曰昔人恥呈身御史今豈求識面臺官

公平五

增表諸葛亮出師表曰宫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

增對唐陳寔對曰凡建議求言之人則以他事逐諫官

言事稍直則以他職徙忠憤者指為不靖切直者目曰沽名衆怨所萃則相繼超升物論所歸則以次疏外其人之遷是嘗重人罪以快同列之私忿者其人之擢是嘗援古事以文遹日之天變者直節重望以私嫌而久棄老奸宿臧以巧請而率復使大臣果能杜倖門塞邪徑則舉錯當而人心服臣故曰大臣之心貴乎公

原論魏曹羲至公論曰凡智者之處世咸欲興化致治者也興化致治不崇公抑私割情以順理厲清議以督

俗明是非以宣教者吾未見其功也清議非臧否不顯是非非賞罰不明故臧否不可以遠實賞罰不可以失中若乃背清議違是非雖堯不能一日以治審臧否詳賞罰雖中主可以萬世安君子知私情之難統至公之易行故季友鴆兄而不疑叔向戮弟而不悔斯二士者皆前世之通士晉魯之忠臣也亦豈無慈愛骨肉之心愍恤同生之仁哉夫至公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理之要也人之用也昔鯀者親禹之父也舜則殛鯀而興禹

禹知舜之殛其父無私故受命而不辭舜明禹知己之至公故用之而無疑無私者雖父黜而子不言况用之他哉　晉嵇康釋私論曰不知冒陰之可以無影而患影之不匿不知無情之可以無患而恨情之不巧豈不哀哉未有抱偽懷姦而身立清世匿非藏情而信著明君者也是以君子既有其質又觀其鑒不以愛之而茍善不以惡之而茍非心無所矜而情無所繫非賢人君子高行之異美者乎

增評三國志諸葛亮評曰諸葛之為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讐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重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偽不齒終於邦域之内咸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

增箴唐張蘊古大寶箴曰詩之不識不知書之無偏無

黨一彼此於胸臆捐好惡於心想衆棄而後加刑衆悅而後行賞弱其強而治其亂伸其屈而直其枉故曰如衡如石不定物以限物之懸者輕重自見如水如鏡不示物以情物之鑒者妍蚩自生

增誡唐姚元崇執秤誡曰聖人爲衡四方取則志守公平體無正直用於天官銓綜斯得行於里閈紛競以息故南北以對左右以持秤物低昂不差毫釐使錙銖不惑輕重無疑智不能矯愚不能欺存公去詐以公滅私

無偏無黨君子似之法者天下公器官者庶人之師其身既正不令而行在下無怨唯上之平故曰上之所仰人皆其向我之所教人皆其效心苟至公人將大同心能執一政乃無失嗟爾多士欽哉勉旃庶以觀則同夫佩弦

正直一

增爾雅曰梏梗較頲庭道直也注梏梗較頲皆正直也詩曰既庭且碩頲道無所屈踈庭條直也易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　又曰君子敬

以直内　書曰直哉惟清　又曰直而温　又曰平康正直　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　又曰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禮記曰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　又曰正直而靜亷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　韓詩外傳曰君子正言直行指人之過非毁疵也　又曰正直者順道而行順理而言公平無私不為安肆志不為危激行　國語慶鄭曰下有直言臣之行也上有直刑君之明也　漢書賈山至言曰臣聞

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知也　宋史羅點傳曰點言君子得志常少小人得志常多蓋君子志在天下國家而不在一己行必直道言必直論往往不忤人主則忤貴近不忤當路則忤時俗小人志在一己而不在天下國家所言所行皆取悅之道用其所以取忤者其得志鮮矣用其所以取悅者其不得志亦鮮矣　亢倉子曰聖王貴忠臣正士為

其敢直言而決欝塞也　荀子曰身之所長上雖不知不以悖君身之所短上雖不知不以取賞長短不飾以情自竭若是則可謂直士矣　韓非子曰能法之士必强毅而勁直不勁直不能矯姦　文中子曰以性制情者鮮矣吾未見處岐路而不遲迴者易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鹽鐵論曰犯嚴顔以匡公卿之失者直士也　元次山曰吾輩全直三十年未嘗曲氣以轉聲曲辭以達意曲步以便往曲視以回目

正直二

曾子華子曰堯舜三代之王也無意於王而天下治所循者直道故也　又曰晏子治阿三年毁聞於朝公不悦召而將免焉晏子辭曰臣知過矣請復之三年而舉國善之公將致其所賞晏子辭曰昔者臣之所治君之所當取也而更得罪焉今者臣之所治君之所當誅也而更得賞焉非臣之情臣不願也子華子聞之曰晏子可謂直而不阿者矣　韓詩外傳曰衛大夫史魚病且

死謂其子曰我數言蘧伯玉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肖而不能退為人臣生不能進賢而退不肖死不當治喪正堂殯我於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君召伯玉而貴之而退彌子瑕徙殯於正堂成禮而後去生以身諫死以尸諫可謂直矣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

新序曰魏文侯與大夫坐問曰寡人如何君也羣臣皆曰君仁君也至任座曰君非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對曰君伐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封君之子是以知君

非仁君也文侯怒逐任座次至翟璜對曰君仁君也曰何以言之對曰吾聞其君賢者其臣直間任座之言直是以知君之仁也文侯曰善復名任座　呂氏春秋曰熊意見齊宣王曰寡人聞子好直有之乎對曰意何能直意聞好直之士家不處亂國身不見汙君今意身得見君而家托於齊意何能直夫賢主所以貴士者以其能直言也言直則枉者見人主欲聞枉而惡直是障水源而欲其流也

漢書周昌傳曰昌為人强力敢直言

自蕭曹等皆卑下之高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為太子昌廷爭之強上聞其説昌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即罷　史記汲鄭傳曰黯為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合已者善待之不合已者不能忍見士亦以此不附焉然好學游俠任氣節内行修潔好直諫數犯主之顏色　漢書蓋寛饒傳曰寛饒奏封事上以寛饒怨謗下其書中二千石時執金吾議

以為大逆不道諫大夫鄭昌上書頌寛饒曰寛饒進有憂國之心退有死節之義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職在司察直道而行多仇少與　後漢書禰衡傳曰孔融上疏薦衡曰忠果正直志懐霜雪見善若驚疾惡如讐任座抗行史魚厲節殆無以過也　司馬芝傳曰芝性亮直不矜廉隅與賔客談論有不可意便面折其短退無異言　蘇則傳曰則徵拜侍中與董昭同僚昭嘗枕則膝卧則推下之曰蘇則之膝非佞人之枕也後

則從行獵槎桎扳失鹿帝大怒踞牀拔刀悉收督吏將斬之則嵇首曰陛下方隆唐堯之化而以獵戲多殺羣吏臣敢以死請帝曰卿直臣也遂皆赦之　晉武帝本紀曰帝與右將軍皇甫陶論事陶與帝爭言散騎常侍鄭徽表請罪之帝曰讜言謇諤所望於左右也人主常以阿媚為患豈以諍臣為損哉　晉中興書曰紀回字公則不畏强禦丹陽尹桓景頗佞事司徒導會熒惑守南斗經旬導語回曰南斗揚州分而熒惑守之吾當遜

位以厭此譴回答曰公與桓景造滕熒惑何由退舍導甚愧之　晉書庾衮傳曰衮嘗與諸兄過邑人陳準兄弟諸兄友之皆拜其母衮獨否準弟徽曰子不拜吾親何衮曰未知所以拜也夫拜人之親者將自同於人之子也其義至重衮敢輕之乎遂不拜準徽歎曰古有亮直之士君近之矣　王恭傳曰會稽王道子嘗集朝士置酒於東府尚書令謝石因醉為委巷之歌恭正色曰居端右之重集藩王之第而肆淫聲欲令羣下何所取

則石深銜之　崔洪傳曰洪少以清厲顯名骨鯁不同於物人有過輒面折之為尚書左丞時人為之語曰叢生荆棘來自博陵在南為鷂在北為鷹　孫盛傳曰盛著晉陽秋詞直而理正既而温見之怒謂盛子曰枋頭誠為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説若此史遂行自是闗君門户事其子遽拜謝請改之時盛年老還家性方嚴有軌憲諸子乃共號泣稽顙請為百口計盛大怒不許

南史陸杲傳曰杲為御史中丞性婞直無所顧望時山

陰令虞肩在任贓汙數百萬杲奏收劾之中書舍人黄睦之以肩事託杲杲不答梁武聞之以問杲杲答曰有之帝曰識睦之不答曰臣不識其人時睦之在御側上指示曰此人是也杲謂曰君小人何敢以罪人屬南司睦之失色　劉瓛傳曰齊高帝謂瓛曰吾應天革命物議以為何如瓛曰陛下戒前規之失加之以寛厚雖危可安若循其覆轍雖安必危及帝出謂司徒褚彦回曰方直乃爾學士故自過人　明山賔傳曰山賔家中嘗

乏困貨所乘牛既售受錢乃謂買主曰此牛經患漏蹄療差已久恐後脫發無容不相語買主遽追取錢處士阮孝緒聞之歎曰此言足使還淳反樸激薄停澆矣

北史古弼傳曰弼入欲陳奏遇帝與給事中劉樹棋志不聽事弼侍坐良久不獲申聞乃起於帝前捽樹頭掣下牀以手搏其耳以拳毆其背曰朝廷不理實爾之罪帝失容放棋曰不聽奏事過在朕樹何罪置之弼具狀以聞帝奇弼公直皆可其奏 魏書于烈傳曰烈為領

軍將軍咸陽王禧為宰輔曾遣家僮傳言於烈曰須舊羽林虎賁執仗出入領軍可為差遣烈曰領軍但知典掌宿衛有詔不敢違理無私結奴惘然而返禧復遣謂烈曰我是天子兒天子叔元輔之命與詔何異烈厲色答曰若是詔應遣官人何由遣私奴索官家羽林烈頭可得羽林不可得　北史高恭之傳曰恭之字道穆以字行除御史中尉帝姊壽陽公主出犯清路執赤棒卒呵之不止道穆令卒棒破其車公主深恨泣以訴帝帝

曰高中尉清直人彼所行者公事豈可私恨責之也

陽固傳曰中尉王顯起宅既成集寮屬宴饗酒酣問固曰此宅何如固曰晏嬰湫隘流稱至今豐屋生災著於周易此葢同傳舍耳惟有德能卒顧公勉之　柳昂傳曰昂子調歷祕書郎侍御史僕射楊素嘗於朝堂見調因獨言曰柳條通體弱動揺不須風調斂版正色曰調信無取公不當以為侍御信有可取不應發此言公當具瞻之地樞機何可輕發素甚奇之　滎毗傳曰楊素

薦毗為華州長史素田宅多在華陰左右放縱毗以法繩之無所寛貸素因朝集謂之曰素之舉卿適以自罰也毗答曰奉法一心者但恐累公所舉素笑曰前言戲耳在朝侃然正色為百寮震憚　韋思謙傳曰思謙擢監察御史常曰御史出使不能動揺山嶽震慴州縣為不任職中書令褚遂良市地不直思謙劾之罷為同州刺史及復相出思謙清水令或弔之答曰吾狷直觸機輒發暇恤身乎　李邕傳曰邕拜左拾遺御史中丞宋

璟劾張昌宗反狀武后不應邕立陛下大言曰璟所陳社稷大計陛下當聽后色解即可璟奏　舊唐書曰韋安石為納言常於内殿賜宴易之引蜀商宋霸子等數人於前博戲安石跪奏曰蜀商賤類不合預登此筵因顧左右令逐出之一座皆為失色則天以安石辭直深慰勉之　通鑑曰武后出梨花一枝以示宰相皆以為瑞杜景儉獨曰今草木黄落而此更發榮陰陽不時咎在臣等　唐書李日知傳曰初安樂公主館第成中宗

臨幸宴從官賦詩日知卒章獨以規誡睿宗他日謂曰
嚮時雖朕亦不敢諫非公挺直何能爾　白居易傳曰
居易對殿中論執彊鯁帝未諭輒進曰陛下誤矣帝變
色罷謂李絳曰是子吾自拔擢乃敢爾我叵堪此必斥
之　吳兢傳曰兢初與劉子元撰定武后實録叙張昌
宗誘張説誣証魏元忠事後説為相讀之心不善知兢
所為即從容謬謂曰劉生書魏齊公事不少假借奈何
兢曰子元已亡不可受誣地下兢實書之其草故在聞

者歎其直說屢以情斬改辭曰狗公之情何名實録卒不改　田布傳曰布為左金吾衛將軍諫官常論事帝前同列將麾却之布止曰使天子容直臣毋輕進　李晟傳曰晟嘗曰魏徵以直言致太宗於堯舜上忠臣也我誠慕焉行軍司馬李叔度曰彼搢紳儒者事公勲德何希是哉晟曰君失辭晟幸得備將相茍容身不言豈可謂有犯無隐耶　通鑑曰柳公綽為京兆尹公綽初赴府有神策小將躍馬横衝前導公綽駐馬杖殺之明

日入對延英上色甚怒詰其専殺之狀對曰臣職當杖之不當奏上曰誰當奏者對曰本軍當奏若死於街衢金吾街使當奏在坊内左右巡使當奏上無以罪之退謂左右曰汝曹須作意此人朕亦畏之　穆寧傳曰寧性不能事權右毅然寡合執政者惡之雖直其誣猶置散位寧黙不樂嘗曰時不我容我不時狥又可以進乎嘗譔家令訓諸子人一通又戒曰君子之事親養志為大吾志直道而已苟枉其道三牲五鼎非吾養也　鄭

澣傳曰澣為右補闕敢言無所諱憲宗謂澣父餘慶曰卿令子朕直臣也可更相賀　劉蕡傳曰太和二年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帝引諸儒百餘人於庭是時第策官見蕡對嗟伏以為過古晁董而畏中官眦睚不敢取諫官御史交章論其直河南府參軍事李郃曰蕡逐我留我顔其厚耶乃上疏曰陛下以直言㠯天下士蕡以直言副陛下所問雖訐必容雖過當奬書於史策千古光明　五代史曰蕭儼仕南唐累官大理卿兼給事

中後主屢與嬖倖對奕儼入白事舉奩投地後主大怒曰汝與魏徵孰愈儼從容曰臣若非魏徵陛下亦非唐太宗矣　宋史竇偁傳偁遷左諫議大夫充職七年參知政事上謂偁曰汝何能臻此偁曰陛下不忘舊臣太宗曰非也卿能以公正責賈琰朕旌直臣耳　呂端傳曰端被疾詔免常參後以太子太保罷在告三百日有司言當罷奉詔賜如故時李惟清以樞密改御史中丞意端抑已即彈奏常參官疾告逾年受奉者又構人

訟堂吏過失欲以中端端曰吾直道而行無所愧畏也

唐介傳曰介為人簡伉以敢言見憚每言官缺衆皆望介處之觀其風采神宗謂其先朝遺直故大用之

張戩傳曰戩為監察御史裏行論王安石亂法書數十上又詣中書爭之安石舉扇掩面而笑戩曰戩之狂直宜為公笑然天下之笑公者不少矣　鴻書曰王安國字平甫安石弟也以茂才入對帝問卿兄秉政若何曰恨知人不明聚斂太急耳荆公與呂惠卿論新法平甫

吹笛於內兄諭之曰請學士放鄭聲平甫即應曰幸相
公遠佞人　宋史趙鼎傳曰車駕還臨安內侍移竹栽
大內鼎見之曰艮嶽花石之擾皆出汝曹今欲蹈前轍
耶因奏其事上改容謝之　韓世忠傳曰岳飛寃獄舉
朝無敢出一語世忠獨攖檜怒又抵排和議觸檜尤多
杜莘老傳曰莘老嘗歎曰臺諫當論天下第一事若
有所畏姑言其次是欺其心不敬其君者也及任言責
極言無隱稱骨鯁敢言云　王淮傳曰樞密都承旨王

忭怙寵為姦淮極陳其罪謂人主受誇鮮不由此上即斥之且曰丞相直諒無隱君臣之間正宜如此章穎論事狂直上將黜之淮曰陛下樂聞直言士大夫以言相高此風可賀也黜之適成其名上說　倪思傳曰思疏十上言多痛切時李皇后寖預政思進講姜氏會齊侯於濼因奏治國必自齊家始家之不能齊者不能防其漸也始於褻狎終於恣横卒於陰陽易位内外無别甚則離間父子幾至亂亡上悚然趙汝愚同侍經筵退語

人曰讜直如此吾黨不逮也　葉顒傳曰高宗詔求直言顒上疏謂陛下以手足之至親付州郡之重寄是利一人害一方也人稱其直　辛棄疾傳曰孝宗召對延和殿時虞允文當國帝銳意恢復棄疾因論南北形勢及三國晉漢人材持論勁直不為迎合　程元鳳傳曰元鳳改宗學博士以詩禮講榮王府旁諷曲諭隨事規正多所裨益王亦傾心敬聽輪對極論世運剥復之機及人主所當法天者理宗覽之曰有古遺直風　楊泰

之傳曰泰之入對言陛下以直言求人而以直言罪之使天下以言為戒臣恐言路既梗士氣盈消上竒其對

金史赫舍哩良弼傳曰一日上問良弼曰朕觀前史有在下位而存心國家直言為民者今無其人何也良弼曰今豈無其人哉葢以直道而行反被謗毀禍及其身是以不為也　李晏傳曰晏為御史中丞會朝士以病謁告世宗意其詐謂晏曰卿素剛正今某詐病以宰相親故畏而不糾與晏跪對曰臣雖老平生所恃者誠

與直爾百官病告監察當視臣為中丞官吏姦私則當言之病而在告此小事臣容有不知其畏宰相何圖焉　張行信傳曰行信為人純正不事修飾雖兩登相位殆若無官然遇事輒發無所畏避每奏事上前旁人為動色行信處之坦如也　元史寶默傳曰默為人樂易平居未嘗評品人物與人居溫然儒者也至論國家大計面折廷諍人謂汲黯無以過之　程思廉傳曰思廉累任風憲剛正疾惡言事愷切如請早建儲貳訪求賢

俊辨車服議封謚養軍力定律令皆急務也　楊多爾濟傳曰御史納琳言事忤旨帝怒叵測多爾濟救之後數曰帝讀貞觀政要多爾濟侍側帝顧謂曰魏徵古之遺直也朕安得用之對曰直由太宗太宗不聽徵雖直將焉用之帝笑曰卿意在納琳耶當赦之以成爾直名

明洪武實録曰劉基為人剛毅慷慨有大節每論天下事是是非非無少回曲上察其誠任以心膂基亦自謂不世遇知無不言　宋思顔傳畧曰太祖嘗視事東

閣天暑汗沾衣左右更以衣進皆數經浣濯者思顏曰
主公躬行節儉衣浣濯之衣真可示法子孫但恐今日
如此後或不然願始終如一太祖嘉其直賜之幣　稗
史曰文皇喜漢王英勇乃私召問隆平侯張信信艴然
對曰事干天常豈易為耶文皇大怒披劒折信齒衣盡
血漬少焉賜更新衣曰直臣也事遂寢　李時勉傳略
曰帝幸史館撒金錢賜諸學士皆俛取時勉獨正立帝
乃出餘錢賜之　羅倫傳略曰倫舉進士對策有曰人

主一日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執政欲去其下句倫不從直聲震於時奏名第一官修撰會李賢奪情臺諫皆不敢言倫詣私第告以不可既數日復上疏歷陳古今奪情之非遂落職士論益榮之

武宗實録曰王恕字宗貫三原人廵撫雲南劾鎮守中官不法事没其部下所得金寶勲戚咸憚之使人至夷方無敢索其賂者居雲南九月疏二十上言皆剴切由是直聲動天下　又曰馬文升歷事五朝垂六十年儉

節清名終始如一直道而行不阿權貴雖遭讒懼詬屢起屢仆迄不少貶　獻徵録曰明憲宗時妖僧繼曉挾近幸梁方以進得被殊眷林俊上疏極論請斬繼曉而黜方言甚激烈時言路久塞臺諫噤不敢作一語俊直聲振海内人比之鳳鳴朝陽云

正直三

增賜箸　破琴開元遺事宋璟為宰相時春御宴帝以所用金箸賜璟曰非賜汝金蓋以箸表汝直也　晉書戴逵善琴武陵王晞聞而召之逵對使者破琴曰戴安道不為王門伶人　原朱雲

請劒　張綱埋輪

漢書朱雲傳張禹以帝師位特進甚尊重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臣願賜上方斬馬劒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左將軍辛慶忌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于世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上意解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　後漢書張綱傳漢安元年選遣八使狥行風俗綱受命之部獨埋其車輪于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

增明目張膽　讜論危言

錦繡萬花谷唐韋思謙為御史曰大丈夫當敢言地須明目張膽以報天子　萬姓統譜張端元昌初進士立朝未嘗隨世俯仰欽宗時極論時事危言讜論欽宗謂其凜凜有直臣節

置笏而退　躡屐以行

北史劉行本傳

隋文帝嘗怒一郎於殿前笞之行本進曰此人素清其過又小上不顧行本正當上前曰陛下不以臣不肖令臣在左右臣言若是陛下安得不聽臣言若非當致之于理安得輕臣而不顧臣所言非私因置笏于地而退上斂容謝之遂原所笞者　宋史王希呂傳希呂以劾張說出外方說之見用也氣勢顯赫後省不書黄學士院不草詔皆相繼出逐而希呂復以身任怨去國之日屏徒御躡屩以行恬不為悔由是直聲聞于遠邇雖以此黜亦以此見知

韓休知否　魏公無之

唐韓休傳休峭鯁時政得失言之未嘗不盡　帝嘗獵苑中或大張樂稍過差必視左右曰韓休知否　又魏知古傳知古方直有雅才宋璟曰叔向古遺直子產古遺愛兼之者其魏公乎

坐客引去　陛下何之

宋史陳東傳東倜儻負氣不戚戚于貧賤蔡京王黼方用事人莫敢指言獨東無所隱諱所至宴集坐客懼為已累稍引去

三國志陳矯傳明帝即位矯進爵東鄉侯車駕嘗卒至尚書門矯跪問曰陛下欲何之帝曰欲案行文書耳矯曰此自臣責分非陛下所宜臨也若臣不稱其職則請就黜退陛下宜還帝慙回車而反其亮直如此

並爲佳士　宋史周葵傳葵嘗乞名用侍從臺諫孝宗曰安得如卿直諒者遂薦李浩龔茂良孝宗皆以爲佳士次第用之

豈有僊人　吳志虞翻傳翻性疏直數有酒失孫權與張昭論神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語神仙世豈有神仙哉

允真忠臣

佽之益友　北史高允傳事有不便允輒求見帝知允意逆屏左右以待之禮敬甚重晨入暮出或積日居中朝臣莫知所論帝謂羣臣曰如高允者真忠臣矣朕有是非恒正言面論至朕所不忍聞者皆侃侃論說無所避就朕聞其過而天下不知其諫豈不忠乎　三國志吕佽傳佽親近吳郡徐原好直言佽時有得失原輒諫諍又公論之及原死佽哭之

甚衣曰德淵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復於何聞過德淵原守也

引裾奮衣　釋旄係

魏志辛毗傳帝欲徙冀州士家十萬戶實河南時連蝗民飢毗與朝臣俱求見帝知其欲諫作色以見之皆莫敢言毗曰陛下欲徙士家其計安出帝謂我徙之非耶毗曰臣以為非也帝不答起入內毗隨而引其裾帝遂奮衣不還良久乃出曰佐治卿持我何太急耶遂徙其半　子華子周之六師歷郊而陳武王韈係解焉有五臣者將受誓事於前王顧而使之係五臣者相目而對曰臣之所以事君王非為係韈者也王不得已乃釋旄鉞而親係之

朕所自知　君難獨處

新唐書趙涓傳始永泰時禁中火近東宮代宗疑之涓以監察御史為巡使驗治迹火所來乃官人直舍帝在東宮頗德之及為觀察使韓滉所奏免官帝見其名問宰相曰是豈永泰時御史乎對曰然詔拜尚書左丞既至勞之曰卿正直朕所自知乃以罪

間不信也　又歸登傳登策賢良為右拾遺裴延齡得幸德宗欲遂以為相右補闕熊執易疏論之以示登登動容曰顧寵吾名雷霆之下君難獨處故同列有所諫正輒署無所回諱

不敢燒尾　**豈易碎衣**　唐書蘇瓌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進封許國公時大臣初拜官獻食天子名曰燒尾瓌獨不進曰臣誠不稱職不敢燒尾　史緯宋陳禾傳禾嘗劾童貫奏未終徽宗拂衣起禾引上衣請畢其說衣裾落上曰正言碎朕衣矣禾言陛下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以報陛下上曰卿能如是朕復何憂內侍請易衣上曰留以旌直臣

鯁切如初　**辭色不變**　宋史李彌遜傳彌遜自政和末以上封事得貶垂二十年及復為起居郎直前論事鯁切如初　北齊紀裴讓之上書正諫言甚切直文宣將殺之白刃臨頸謂之辭色不變

衆皆悚伏　**獨為箴規**　新唐書唐臨傳臨遷侍御史大

夫韋挺責著位不肅明日挺越次與江夏王道宗語臨進曰王亂班道宗曰與大夫語何至爾臨曰大夫亦亂班挺失色衆皆悚伏　又李景伯傳景伯為諫議大夫中宗宴侍臣及朝集使　酒酣各命為回波詞或以謟言媚上或要丐誚寵至景伯獨為箴規語以諷帝帝不悅中官令蕭至忠曰真諫官也

吾有李生 朕之汲黯

朕之汲黯 北史李彪傳彪既為孝文所寵性又剛直遂多劾糾遠近畏之豪右屏氣帝嘗呼為李生從容謂羣臣曰吾有李生猶漢之有汲黯　錦繡萬花谷真宗見田錫色必莊嘗目之曰朕之汲黯

執之數四　至於再三 明紀編年李賢每有所奏請上不從賢執之數四左右皆寒悚同列亦為賢懼賢曰古之大臣知無不言今雖不能然至于利害係國家安危者豈可默默以苟禄位上知賢之深終不以為忤也　北史游肇傳肇於史事斷決不違主者諮呈反覆至於再三必窮其理雖寵勢干請終

無迴撓方正之操時人服之

受之寒心　聞者掩耳

稗史王介甫用事凡百措置舉天下莫能奪劉道原直指其事而是非之或面刺介甫變色如鐵受之者寒心聞之者起而避席道原略不以介意　宋史呂祖泰傅祖泰論世事無所忌諱聞者莫不掩耳而走

帝為斂容　臣不好戲

北史崔昂傳武定六年甘露降宮闕文武同賀昂曰吉凶兩門不由符瑞故桑雉之戒實啟中興小鳥孚大未聞福感所願陛下雖休勿休允答天意帝為斂容　稗史宣廟初思用舊人名蹇義等數人寵之皆依違承順惟戶部尚書黃福持正不阿命觀戲曰臣不好戲命圍棋曰臣不會棋問何以不會曰臣幼時父師嚴只教讀書不教無益之事所以不會

一人獨賢　二臣不幸

性理羅氏曰士之立朝一於正直而不忠厚則漸入於刻一於忠厚而不正直則漸入於懦汲黯正直所以闢公孫之阿

訣忠厚所以闕張湯之殘刻武帝享國五十五年其臣之賢獨此一人而已　宋史羅點傳點無矯激崖異之行而端介有守義利之辨皎如或謂天下事非才不辦點曰當先論其心心茍不正才雖過人果何取哉宰相趙汝愚嘗泣謂寧宗曰黃裳羅點相繼淪謝二臣不幸天下之不幸也

褫裘謝恩　引

燭焚詔　左編則天時南海貢集翠裘后以賜張昌宗狄仁傑奏事命與昌宗雙陸則天曰賭何物仁傑曰以臣紫絁袍爲對賭昌宗翠裘則天曰此裘價踰千金仁傑曰臣袍乃大臣朝見之衣翠裘乃嬖臣寵遇之服對臣之袍臣猶怏怏昌宗神沮氣索累局連北仁傑對御褫裘謝恩而出及光範門遂付家奴衣之縱馬而去　宋史李沆傳真宗一夕遣使持手詔欲以劉氏爲貴妃沆對使者引燭焚詔附奏曰但道臣沆以爲不可其議遂寢

拾遺補闕　追走逐飛　張芹備遺錄戴彞官侍講上諭之曰官翰林者

雖以論思為職然既列近侍旦夕在朕左右凡國家政治得失民生利病當知無不言昔唐陸贄崔羣李絳之徒在翰林皆能正言讜論補益當時顯名後世盍以古人自期待哉公輿侍讀張信頓首謝由是感奮思所以稱上意拾遺補闕直聲振於朝　初潭集李繪為高陽内史崔諶恃勢乞麋角鵓羽繪答曰鵓有六翮飛則沖天麋有四角走則入海下官膚體疏懶手足遲鈍不能逐飛追走

刺譏近臣　區別流品　漢書陳萬年傳萬年子咸有異材抗直數言事刺譏近臣書數十上遷為左曹　金史高楨傳楨久在臺彈劾無所避每進退必以區別流品進善退惡為言

出言不阿　厲語折抑　金史富珠哩阿嚕罕傳上問赫舍哩良弼曰阿嚕罕何如人也對曰有幹材指心忠正出言不阿順　新唐書徐有功傳時獄吏爭以周内竊祗相高朝野震怒莫敢正言獨有功數犯顏爭枉直后厲語折抑有功爭益牢

嘉坐自如　充聞異此

漢書申屠嘉傳嘉為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是時大中大夫鄧通方愛幸嘉入朝而通居上旁有怠慢之禮罷朝嘉為檄召通詣丞相府不來且斬通至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坐自如弗為禮責曰夫朝廷者高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今行斬之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其釋之通既至為上泣曰丞相幾殺臣

初潭集王含作盧江郡甚貪濁王敦欲護其兄故於衆坐稱其佳謂盧江人士咸稱之時何充為敦主簿在坐正色曰充即盧江人所聞異于此敦默然

無忝爾祖　不能為郎

宋史晏敦復傳敦復靜默自守如不能言立朝論事無所避帝嘗謂之曰卿鯁峭敢言可謂無忝爾祖矣

初潭集魏世祖選丁邯為郎邯托疾不就詔問實病羞為郎乎對曰臣實不病恥以孝廉為令史耳世祖怒使虎賁杖之數

十詔問欲為郎否對曰能殺臣者陛下不能為郎者臣也

戮死施生　絶無僅有　左傳晉邢侯與雍子爭鄐田久而無成士景伯如楚叔魚攝理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邢侯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　齊東野語近世敢言之士雖間有之然終始一節明目張膽言人之所難者絶無而僅有惟洪公天錫以正心格君為説又言古今為天下患者三宦官也外戚也小人也

聲動天下　望冠一時　宋史唐介傳介直聲動天下士大夫稱直御史必曰唐子方而不名　唐書李絳傳絳以直道進退望冠一時

天知元發吾復何憂　帝獎汝明京頗見憚　宋史滕元發傳元發以前過貶居筠州或以為復有後命元發談笑自若

曰天知吾直上知吾忠吾何憂哉遂上章自頌神宗惻然即以為湖州　又張汝明傳汝明嘗攝殿中侍御史即日具疏劾政府市恩招權以蔡京為首帝獎其介直京頗憚之

正直四

增國之龜寶 北史隋柳彧傳彧見上勤於聽受百寮奏請多有煩碎因上疏諫上覽而嘉之因曰柳彧正直之士國之龜寶也

麻不可草 六帖宰相韋貽範母喪詔還位韓偓當草制曰腕可斷麻不可草

連呼太平 唐書張萬福為金吾將軍裴延齡譏諧陸贄等德宗怒未解諫議陽城等詣延英門疏論萬福聞諫官伏閤往至延英門大言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諸諫議能如此天下安得不太平已而連呼太平太平萬福武人年八十餘自此名重天下

不署紙尾 南史蔡廓

傳廓徵為吏部尚書因北地傅隆問中書令傅亮選事若悉以見付不論不然不能拜也亮以語録尚書徐羨之羨之曰黄門郎以下悉以委蔡吾徒不復厝懐自此以上故宜共參同異廓曰吾不能為徐干木署紙尾遂不拜干木羨之小字案黄紙録尚書與吏部尚書連名故廓言署紙尾也羨之亦以廓正直不欲使居權要徙為祠部尚書

瓦為油衣　唐書谷那律傳那律從太宗出獵遇雨沾漬因問曰油衣若為而無漏耶那律曰以瓦為之當不漏帝悦其直

為國砥柱　稗史唐子方堯上章其第見畫像不類命取舊藏本以賜其家上有昭陵御題直哉若人為國砥柱

世祖霽威　元伊蘇特穆爾傳伊蘇特穆爾為御史大夫過事廷辨吐辭鯁直世祖每為之霽威

堂植八杉　姓譜宋徐師回元豐中知南康軍性耿直建堂植八杉號曰直節曰吾欲守節如此杉之直

賜名曰筆　魏書古弼傳弼

以敏政若稱太宗嘉之賜名曰筆取其
直而有用後改名弼言其輔佐才也

笏擊邦昌 宋史李綱傳綱言張邦昌僭逆因泣拜曰臣不可與邦昌同
列當以笏擊之陛下必欲用邦昌第罷臣上頗感動汪
伯彥乃曰李綱氣直臣等所不及

兩路爭卿 宋史和斌傳斌擢文思副使權廣西鈐轄改秦
鳳廣西以蠻事乞留秦州亦請之後名對議者謂交州
可取斌盛言有害無益顧戒邊臣無妄動神宗歎曰卿
賢直如此乃知兩路爭卿為不誣矣

何愛一官 唐書魏謩諫帝出李孝本女詔曰乃祖在貞觀
時指事直言無所避謩為拾遺屢有獻納雖居官
日淺朕何愛一官增直臣之氣其以為右補闕

齒送史館 姓譜明齊魯洪武初舉進士授御史性鯁介敢
言嘗因事進諫擊落二齒魯拾之謂上曰臣此
二齒當送史館上
默然由是益重之

正直五

增詩漢朱暉為臨淮太守吏人為之歌曰彊直自遂南陽朱季吏畏其威民懷其惠　唐儲光義獻宋使君詩曰三居清憲臺兩拜文昌閣為道既貞信處名猶謇諤鐵柱厲風威錦軸含光輝夜聞持簡立朝看伏奏歸杜甫折檻行曰嗚呼房魏不復見秦王學士時難羨青衿冑子困泥塗白馬將軍若雷電千載少似朱雲人至今折檻空嶙峋婁公不語宋公語尚憶先皇容直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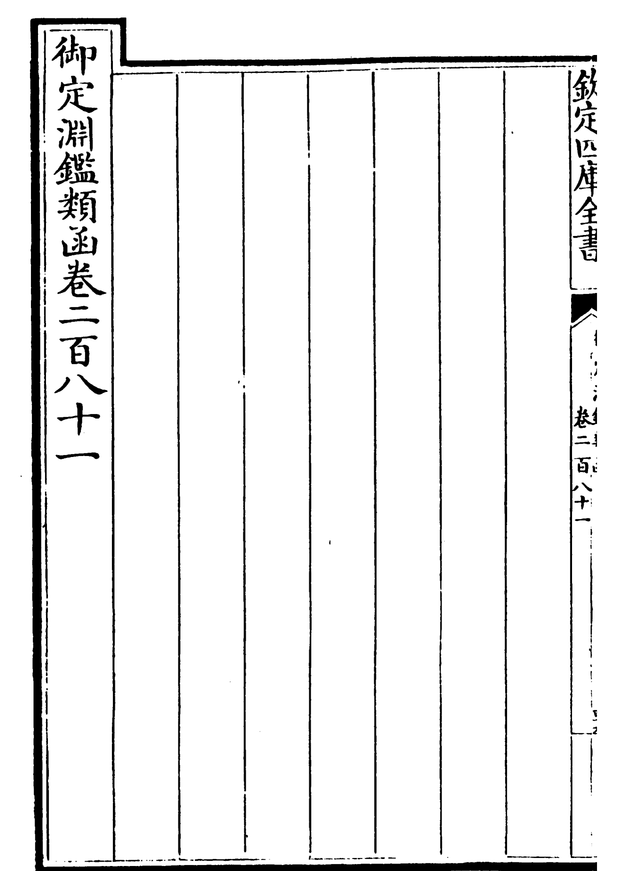
增賦漢曹昭東征賦曰好正直而不回兮精誠通於明神庶靈祇之鑒昭兮祐良貞而輔信　晉何晏景福殿賦曰招忠正之士開公直之路想周公之昔戒慕咎繇之典謨

增疏唐元稹疏曰人君始即位萌象未見必有狂直敢言者上或激而進之則天下君子望風曰彼狂而容於上其欲來天下之士乎吾之道可以行矣其小人則竦利曰彼之直得幸於上吾將直言以徼利乎由是天下

賢不肖各以所忠貢於上

增記宋蘇轍直節堂記曰南康太守廳事之東有堂曰直節朝請大夫徐君望聖之所作也庭有八杉長短巨細若一直如引繩高三尋而後枝葉附之岌然如揭太常之旗如建承露之莖凜然如公卿大夫高冠長劒立於王庭有不可犯之色君作堂而以直節命焉夫物之生未有不直者也不幸而風雨撓之巖石軋之然後委曲隨物不能自保雖竹箭之良松栢之堅皆不免於此

惟杉能遂其性不扶而直其生能傲冰雪而死能利棟宇者與竹栢同而以直過之求之於人蓋所謂不待文王而興者耶徐君温良汎愛所居以循吏稱不為皦察之政而行不失於直觀其所說而其為人可得也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八十一